

T 2514/4238(6)

讀史管見

自十三至十五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BOOKS~~

JAN 12 1960

讀史管見卷第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溥閱

梁紀

武帝下

普通三年

初上養臨川王宏子正德為子，正德少，鹿疎不檢，居常每覬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正德怏怏，乃私奔魏，魏待之薄，復自魏逃歸，上泣而誨之。

論武帝姑息

正德之為武帝子也，使武帝終無子，則神器付託

必歸之宜其意望之重也既而還本武帝當封以
王爵出警入蹕而侯之西豐其施甚薄使正德而
知義必澹然自處何事之敢論正德僉險人也年
又已長帝曾不能滿其所望而處之至使出奔其
家庭之教朝廷之法於此而皆不能守乎劉玄德
有言幾事之來豈有終極若今日幾事已露明日
之失未足恨也及正德自魏復歸於國則原情定
罪或收還爵土而處以散秩或胙以小邑而僅免
饑寒彼悔心萌邪心懼而禍亂之萌遏矣泣而誨

之姑息是尚私恩伸而義不立他日豫章王綜舍
三軍而奔魏邦他人恩重於父而服衰豈無所自
哉。

四年

魏元義既得志驕愎嗜酒好色貪吝寶貨賄賂公行
然又放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莫敢執持
入財授官吏部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亦皆貪汙百
姓。

論元義專利
之禍

魏政至肅宗寢衰然盜賊未作也元義柄國不能
儉約而獨以貪貨一事至生亂階夫財利不可專

於上塞於下古之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均天地之
生息而聚之於上而均於下歛之不已則人人困
窮弱者窘於利强者豐於財而國隨以亡矣故紂
之亡以鹿臺之財桀之亡以鉅橋之粟董卓之亡
以郿塢公孫瓚之亡以京城古無不然富者怨府
也而小人不悟必至如石崇困於臨死之間則亦
末如之何矣今元义好貨無厭其父既貪縱其妻
又通請託其子又受賂遺於是牧守令長罔不貪
汙郡縣小吏亦非公選本欲肥其家反以殺其身

而亡人之國專利之禍如此故曰國家之敗由官
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魏主從侍講賈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或
問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人
以爲雅談

賈思伯衰至便驕之語非特雅談而已惟持其志
者知之血氣有衰志立則無衰元帥可奪志立則
不可奪以此一言亦可見思伯之所存矣其春秋
之學獨無傳考魏主治身爲國未有以賢於未受

論讀經貴知
大旨

春秋之時是時胡后淫亂而徐鄭用權使魏主監
姜氏慶父之事必有防閑之道正家之法不至死
於酖毒矣然則思伯所講肅宗所受無乃三家詳
畧同異文章之末耶夫讀聖人經而留心於考詳
畧采同異濁文章之末是未嘗讀經也昔齊豹處
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故
爲其事必有其功今讀是經而不知經之弘意大
旨以見於行事不若不讀之爲愈也

魏以臨淮王彧都督諸軍討破六韓拔陵彧敗而歸

五年

賊勢日盛魏主引群臣問計元脩義請遣重臣鎮恒
朔以捍寇魏主曰去歲阿那瓌叛李崇請改鎮爲州
朕不從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
旣往難追聊復畧論耳然崇貴戚重望意欲遣之何
如皆曰實合郡望

國亂猶身之病其受之非一日善鑿者治本而不
治標六鎮之叛起於宦官劉騰爲司空之時好貨
納賂山澤舟車之利罔不權固遂至刻剝六鎮交
通互市歲入以巨萬萬計此六鎮攜離之本也比

論魏主追恨
忠謀

及破六韓拔陵作難。蓋已累歲。病根深矣。李崇乞改鎮爲州。去年之言也。使魏主亟行之。尚恐後時。不能收六鎮已潰之心。既不能用。又追恨忠謀。且不知劉騰貪饗致寇之罪。如人疾在膏肓。乃隨朝夕變證而療之。難乎其愈矣。既而六鎮盡叛。始用崇言。改鎮爲州。遣使宣慰。已無所及。是故善爲國家者。當閑暇之時。脩其政刑。常有危亡之憂。若近在朝夕者。制車於未奔。楫舟於未沈。徹桑土於未陰雨。不使至於無可柰何。至於無可柰何。孔子亦

末如之何矣。

侍中周捨坐事免。以散騎常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改易。朝儀詔勅。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

機密者。萬微之務也。軍旅者。三綱之用也。謀議者。腹心之任也。方鎮者。股肱之寄也。朝儀者。禮法之原也。詔勅者。賞罰之文也。兼是六者而堪之。非有道德才智。孰可哉。舍伊周而論。其惟諸葛武侯乎。如漢之魏相。唐之陸贄。亦庶乎無忝矣。厥惟艱哉。

論梁武不知
人朱异不量
力

朱异特以好文義多藝能、贍精力而當此任、于以見梁武之不知人、而异之不量力也、夫絳侯木訥、霍光篤慎、其於文藝闕如也、而安劉氏、定社稷、故無文藝不害爲君子、有文藝不害爲小人、朱异亡梁、江總亡陳、有國家者、慎所取舍哉。

六年
初帝納東昏侯寵姬、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宮中多疑之、綜亦自疑、聞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遂潛發東昏冢、自殺一男試之、驗、由是常懷異志、外人皆知之、而莫敢言、屢求邊任、及在彭城、遂降于魏、梁軍潰、

魏乘勝追擊、復取彭城、

梁武諸子、惟昭明爲賢、然未免有過、其餘皆不肖矣、擊伐東昏、殞其身而移其祚、尚何愛於一姬、又不能察其隱微、而生疑似之子、子旣長矣、又不能察其性行、而付疆場之權、一日之間、併失數城、喪師覆將、若談戲然、古人云、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人多不知其子、而帝王尤甚、以其疎也、父子固異宮、出入固有時、而豈可不日夕見乎、日夕見則情意通、情意通則孝慈接、如是而有不知者

論武帝不知豫章外叛之意

鮮矣。豫章外叛之意，夫人知之，獨帝不知，莫親於父子，而有所不知，又况其餘乎。

邵陵王綸攝南徐州，喜怒不常，肆行非法，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咷，上始嚴責之，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上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之爲君，自陳無罪，而就坐，剝褫捶之，上聞之大怒，欲賜死，太子統流涕固諫，得免。

三才均一氣，而天爲大，四端皆至德，而仁爲要，大而化之，莫非聖人，而堯舜文王孔子爲盛，載道之

論太子統不知春秋之義

後世莫非經書，而春秋爲切，五典莫非天叙，而三綱爲重，故天下之理至幽險也，而乾以易知之，天下之事至繁衆也，而坤以簡能之，學進乎此，不亦要乎。昭明太子幼有穎質，記誦博矣，文章美矣，而於人倫未有察也。邵陵王綸擬父而加捶，親在而服喪，其悖逆之罪，與弑幾希，殺之生之，惟武帝命可也。而統涕泣固諫，請免其死，是恩意情義之施於弟者甚篤，而敬恭孝愛之承於父者不至，豈不逆理哉。其後不免以信邪取疑，憂愧而死，此爲人

七年

論梁武愚拙

子不知春秋之義者也。讀書雖多，亦何以爲。夏侯亶等克魏壽陽，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江左自晉宋以來，北伐多矣，地有常利，則行有常途，以劉裕雄傑，取燕克秦，其所從進退，固可考也。而未有如梁武之愚且拙者。三築淮堰，至是十年，其勞費不復論，以堰而死者，蓋數十萬人矣。然後能取壽陽，雖不數十小城，纔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數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甚哉。與師動衆，不得已而至於殺者，惟誅亂臣討賊子爲可。

綱目錄其文

以所治之事，所存之理，有大於殺也。若夫爭城爭地，報怨復讐，貪憤之兵，而視人如草芥者，雖得之，必失之。故國君惟好仁，則天下無敵。梁武欲以此道而規河南，不亦左乎。

大通元年

魏東清河郡山賊群起，以房景伯爲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景伯至，署其子爲掾，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

爲人上有情，所難行，理所當行，行之而人必服，德必廣，功必立者，不賞私勞，一也。不罰私怒，二也。不

論人君十善
行

言身管身
卷十三
報宿怨三也、不聽讒言四也、不疾謗議五也、不忌
疾人六也、不貪大功七也、不逢君惡八也、不怙權
勢九也、不寧負人十也、有一于此、已爲善行、况兼
有之、恢恢乎其量足以容四海、昭昭乎其識足以
照萬微、巍巍乎其德足以高天下矣、

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母
曰、山民未知禮義耳、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
子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
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

論崔氏明識
通經

血、毋泣涕乞還、乃聽之、卒以孝聞、

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忘也、爲人上者、不知教
化、可以善民、而專尚刑法、見其不服也、則謂民頑、
則愈益治之、民愈扞格、於是百姓無親其上、死其長
自之意、甚者視如寇讐焉、崔母一婦人、而知教化之
源、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教化之效、不取革面、而
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孰謂民果頑
哉、爲人上者、觀此、亦可以省已、而脩德矣、崔氏所
以能然者、有明識其天資也、而通經、是學以致之、

綱目節錄其
文

也。施諸家。則其子能不念舊惡。而感群盜之心。施諸人。則山民觀景伯養母。而悔不孝之行。一婦人猶能爾。爲民師帥。而不然。豈不有愧哉。

魏蕭寶寅自念出師累年。靡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人亦疑之。遂有反意。問於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舉事何疑。寶寅遂反。稱齊帝。

蕭寶寅奔魏之心。本欲假其兵力。爲宗國復讐。似也。則宜不離淮漢之北。伺間南伐。死而後已。若夫成功則天也。冀雍二州。豈梁所在耶。而爲之刺史。

論蕭寶寅復讐之志怠

則非本心。雖曰不利。人不信矣。以義始。以利終。不。至於作亂受戮。則無能靖之道。此小人之本末也。惟魏無人焉耳。設其有人。當寶寅受任冀州。則已斷其復讐之心。怠而就利之情。急于以處之。是積豕之牙也。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盜賊蠡起。封疆日蹙。時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高歡說榮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權。朝政不行。以公雄武。乘時奮發。霸業舉鞭而定也。

綱目節錄其

二年

論魏以拘門
地限停年致
亂

綱目節錄其
文

魏之中業。以門地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俊傑。沈淪散逸。或在草野。或從盜賊。才智不用。意氣鬱結。思有以振而發之。天下始多故矣。自爾朱榮起。魏室遂敗。君弑國分。齊周承之一時。人才角出。東西戰爭。智謀之士。不可勝數。向使魏朝不拘門地。不限停年。收而用之。二百年之基業。豈易傾乎。是故姚興有言。願治之主。不借才於異代。而陸宣公曰。凡興邦之良佐。皆衰世之棄材。人君以往事觀焉。思過半矣。

魏肅宗惡鄭儼徐紇。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爾朱榮舉兵內向。以勸太后。榮至上黨。儼紇與太后謀。醜殺肅宗。

論魏以不聽
言而亡

綱目節錄其

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脩。重以肅宗幼弱。靈后稱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懌。才薄力弱。劉騰元叉擅權。黷貨以召六鎮之兵。雖然。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今日而舉之。以便省閱。爲後戒焉。元匡彈于忠。擅殺裴郭。宜加顯戮。而不聽。崔光諫。王后無適。臣家之禮。請息絕遊幸。

而不聽。袁翻以南北諸鎮及郡縣僚佐統軍戍主。多以貨賂得之。請選擇人材。而不聽。李崇請罷脩寺之工。興太學。築城闕。而不聽。張普惠諫復徵綿麻之稅。以寢民力。而不聽。薛淑論元元之命繫于長吏。不當專取年榮。不問賢否。而不聽。普惠又論送阿那瓌歸國。收勅敵。資亡虜。而不聽。元孚請畧依漢宣光武侍呼韓邪之道。以防蠕蠕。而不聽。元深言不用李崇改鎮爲州之計。將恐所慮不止西北。而不聽。元順言太后年垂不惑。無以儀刑。而不

聽。元纂乞於恒州北立郡縣。安置降戶。賑資之。而不聽。辛雄上疏言前後出師。敗多勝少。由不明賞罰。而不聽。元琛請出城陽王徽。庶將士展其忠力。而不聽。雄又言夷夏之亂。以守令非人。請分郡縣爲二等。妙選才望。不拘停年。而不聽。路思令言將帥多貴遊子弟。不能平賊。宜黜陟幽明。賞善罰惡。而不聽。楊椿言蕭寶寅不可獨任。恐生亂。而不聽。源子邕論裴衍不可同任。恐致敗。而不聽。以是觀之。魏中外之臣。非不能爲國深慮。而一切不聽。然

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為毒也。魏自亡耳。

魏釗立始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也。爾朱榮聞之大怒，立長廣王子攸，執太后及釗，沈於河。費穆曰：公士馬不滿萬人，若不入行誅罰，內變作矣。乃召百官，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不能匡弼之罪，縱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

論爾朱榮不智不仁

平禍亂者，雖假壯士健騎，堅甲利兵，然可取勝於一時，非所恃以為安也。大僚具官千百之眾，雖偕享榮祿，然存亡大計，非所盡責也。爾朱誠有桓文

綱目節錄其文

之志，取造亂者誅之，擢叙賢才，改紀國政，削平外盜，保養黎元，偃武脩文，綏靖王室，則五伯之功，褊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曾不旋踵，禍及其身，豈非勇有餘而智不足乎？靈太后者，魏朝罪人，沈之當也。彼三歲釗，何罪焉？自臣庶謀逆，猶無孩孺從死之法，况嘗奉以為君乎？榮非特無智，其不仁又甚矣。雖然，仕于昏亂之朝，懷寵耽利者，亦可少

哉戒

魏徐紇來奔

弑君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殺

論梁不當受徐紇

也。正朔在江左，雖南北未合，而王者無分民政刑，可施則施之矣。徐紇親弑其君，惕心爾朱而不畏，梁蓋謂梁無人也。爲梁計者，聲言其罪，肆諸市朝，則君臣之義明。近者畏懼，而遠人感悅矣。曾不是圖，乃受而容之，是教人爲弑逆而無所懼也。他日困於叛臣子姪，擁兵雲翔而不進，卒餓而死，其禍有自來矣。

魏爾朱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敬宗立以爲后，敬宗疑未決。祖瑩曰：晉文公在秦，懷嬴入侍，反經合道，陛

下何疑，敬宗從之。

論魏子攸行其所疑

綱目節錄其文

反經合道，自先儒釋經者，往往有此言，是道之蠹也。孟子所謂反經者，歸於常也。常卽五常道之庸也。百姓日用者也。後世所謂反經者，背常也。旣已背常，安能合道乎。然此言旣行，世之違犯正理者，輒以自解，其叛道多矣。或曰：非是之謂也。如娶妻必告而舜不告，爲天下得人者必傳賢，而禹傳之子，天尊地卑，君臣之分，而湯放桀，武王伐紂，兄弟託體於父，是爲同氣，而周公殺管叔，婦人從人者

也。終身不改而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乎。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却與所懸之物輕重適等。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者不使之輕。乃所以爲經也。故權者道之中也。處經而有權。則道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古之禮。叔不撫嫂。嫂不撫叔。其死也無服。蓋推而遠之也。而祖塋以妻嫂爲反經。則違道甚矣。辰嬴之事。晉文之失也。尤而效之。曾是以爲道乎。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

之源。魏子攸行其所疑而不知非。惑於邪說而不能辯。怵於強臣而不能正。早墜之命。於是乎在矣。

中大通元年

帝以魏北海王顥爲魏主。遣陳慶之將兵送之。慶之

乘虛進拔滎陽。遂至梁國。魏主出避之。臨淮王彧安

豐王延明。帥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卽位改元。

取國有五難。一曰有寵。二曰有人。三曰有主。四曰

有謀。五曰有民。而德居其最。他人之兵力不與焉。

元顥者。詳之子。無寵一矣。獨身出奔。無人二矣。臨

淮安豐。非挽之者。無主三矣。乘虛浪進。非有必克

取國有五

讀史管見 卷十三 十五
之計。無謀。四矣。所恃梁民。不聞壺漿之迎。無民。五矣。而顛之行治。不聞令名。與晉重耳。慕容垂。相去懸絕。何所資而欲踐魏祚。以戡多難耶。又况大事未定。驕怠已生。寵任非人。不恤軍國。其得至洛者。藉一陳慶之。而遽疑之。是欲行而自斷其足也。顛固無足言。而梁武亦何意耶。彼亦豈爲顛十全之策。姑以擾魏。報劉昶。蕭贊。寶寅之見侵爾。是兒童之見。戲劇之事也。

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爲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群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奉贖皇帝。三請乃許。

論佛道者儒
所當舍
綱目節錄其
文

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舍云者。以物爲己累。必棄而絕之。故白父母妻子。始棄所難棄。絕所不可絕。則其心空矣。此舍之說也。瞿曇身爲嫡嗣。次當主國。亦旣取妻生子。一旦盡棄絕之。以就其所願。逃居深山。苦形練志者六年。然後有成。此舍之行也。梁武旣樂其說。則當師其行。棄家棄國。無所不棄。雖非正理。庶乎其真學佛者也。今爲帝王。享天位。

內畜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未足，又命將出師，爭奪于外，凡有國之常，無所不爲，惟恐失之，烏在其能舍乎？不師其師而樂其說，旣不成佛，徒然辱身，蓋不特正人非之，爲佛道如達磨者，亦且笑之也。然則從達磨可乎？達磨以言外之妙，目擊神授，提耳武帝，呵其所爲，謂無功德者，不亦可取歟？曰：爲佛之道者，淺深精粗，雖所得不同，要其極致，歸於殄滅倫理，以之爲己，則逆而不祥；以之爲人，則褊而不公。以

之爲天下國家，蓋無所處而得其當，此乃儒之所當舍者，棄而絕之可也。

三年

魏敬宗受制於爾朱榮，恒怏怏，不以萬乘爲樂，與城陽王徽等謀誅之。召溫子昇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末，敬宗曰：王允若卽赦梁州人，必不應至此，意謂殺榮卽赦其黨，皆應不動也。謀頗泄，榮輕之，以爲何能爲。敬宗乃詐言皇子生，榮入賀，敬宗手刃之。大赦，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與爾朱兆共奉長廣王曄爲帝，其黨四起，魏兵屢敗，敬宗爲兆所執，縊殺之。

論敬宗不當
受爾朱榮迎
立

綱目節錄其

衰亂之朝，宗室侯王爲強臣所立，未有得令終者也。以節閔帝陽瘖八年，幾於仁者，且猶不免。然則當此時，非有次立之勢，不得已而負荷國家者，何必冒利而就害耶？世之愚者多，智者少，又况宗室貴胄，耳目富貴，見其可得也者，不前後慮其可失也者，乘危蹈亂，僥倖非意，朝戴黃屋，晚飲醜酒，前車旣覆，後車不戒，利之没人如此，嗚呼悲夫！使敬宗當爾朱榮密迎之際，能審彼審己，有不受也，受而足以興，有不辭也，辭而足以容，其庶幾耶？夫爾

朱榮養兵三世，杖鉞六年，其腹心爪牙之士衆矣，雖爲人麓暴輕忽，去之甚易，而其族黨溷恩爲用者，豈一赦所能收也？是則爲榮所立，弱亦不可，強亦不可。惟韜光孫言，確乎其不拔爲可爾，豈不難其人哉！

魏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祖仁家。祖仁一家三刺史，皆徽所引拔，徽賚金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殺之，送首於爾朱兆。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兆卽掩捕祖仁，如夢中之數，徵之不

論元徽怨氣
交魂

之疑其隱匿，捶殺之。

人死則氣散，猶火焉。盡則光滅矣。何為能見夢於人？爾朱兆未嘗急捕元徽，而意其有金與馬也。又何為見徽於夢耶？元徽以窮投我，而祖仁以怨報德，且利其貨而殺之，刑戮之民也。不有人禍，必有鬼責矣。元徽嘗持大權，享富貴，其用物弘而取精多，身雖死，而其游散也緩。且山南距洛，一日而近耳。怨氣交魂，理或有之。或問氣散緩遽之說，曰：燭火一噓而滅，篝火當風乃滅。咸陽火，鄴宮火，數月

綱目節錄其
文

乃滅，是其類也。

魏齊州民逐刺史蕭贊，贊奔逃而死，或盜其柩以歸，上猶以子禮葬於陵次，贊卽綜也。在魏更名。

論梁武過慈

蕭綜信母怨望之一言，不父其父，棄軍外叛，假手敵人，欲滅其宗國，三千之罪，此爲大矣。梁武之不忍也，桐棺三寸，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其可也。子而附諸陵，慈之過也。

綱目節錄其
文

三年

魏節閔帝下詔曰：皇帝王之稱，蓋遞爲冲挹，自秦以來，乃兼稱之。予今但稱帝，亦已褒矣。

論皇帝之號
不可兼

皇帝王之號應時而稱不可兼也兼二爲名則失其義矣說者曰皇以道言帝以德言王以業言此自後世議之云爾皇之爲皇也豈以道自居乎帝與王亦然是以知其非故取義以立號蓋當時以是言爲尊爾是謂應時而變者也譬之於父焉孔子曰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是父亦可謂之尊又曰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是父亦可謂之親然而曰尊父不可也親父不可也是猶帝王之不可兼稱也皇帝而可以兼稱則謂之皇王亦可

矣謂之帝王亦可矣以二者不可兼則知皇帝之不可兼也秦呂政不于古訓師心自侈而兼此名漢不之革後世遂因之以口筆稔熟之故而忽其義失之遠矣孔子以至聖之資加王於天載之春秋初年周無是稱也孔子將以詔後也兩漢而下自非大無道之君未有不致敬孔子者以其爲人倫之至爾敬其人當遵其教法其事然後不悖於道徒敬其人而不遵其教法其事則於道必悖故有天下者用春秋之法以天王爲號則名正理備

而尊不可以加矣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官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萬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啟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爲吉上年老多忌卽命市之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可以少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或譖於上云太子爲厭禱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諫止由是太子終身慙憤無以自明及卒上欲立其長子歡爲嗣銜其前事而止

論梁武終身不靈

佛之道以寂滅爲至寂滅云者滅盡衆有心滅生滅并滅而寂亦無滅者其言之若甚難自正術觀之非如心與理一動與禮合智周萬物道濟天下之爲難也雖然讀其書則當踐其行爲其事則當有其功梁武學佛數十年矣大捨屢矣習空久矣當如瞿曇弊屣王位此乃舍之大者何乃疑其子之謀其國也均之爲舍我以與子豈不賢於瞿曇之遠其父哉年已老而忌方深是數十年茹蔬衣布養僧造寺一無所得莊周氏所謂終身不靈者

梁武其人矣。

太子侍讀徐摛文體輕麗，應對明敏，上甚嘆異，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乘間白上云：「摛年老，意在一郡自奉，上出摛爲新安太守。」

論觀腹心之
臣當視其薦
士之廣狹賢
否

女無妍醜，入宮見妬，若宮中無妬婦，則何妍之不進，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若朝中無妬臣，則何賢之不達，內有妬婦者，家道必衰，外有妬臣者，國政必敗。徐摛之爲人，未有以愈於朱异也，特爲上所寵任，而异已媚之，則奇才碩德，又安得馨欬其君

之側哉。人君欲觀腹心所寄之臣，以其薦士之廣狹，賢否視之，亦思過半矣。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乃立元朗爲帝，當是時，節閔帝與高歡皆失策。節閔雖爲爾朱所立，而心惡之，高歡爾朱之人也，而未相失，然雄才蓋世，已有重望，節閔何獨不知，召使入朝，委以夾輔，則爾朱無能爲矣。高歡未有所事，而洛已立君，何必用孫騰之計，更復假建乎。遣使上表，輸忠自

論節閔與高
歡皆失策

達。魏方多難。必無疑沮之理。如此則兩得之矣。不然。聲爾朱弑君之罪。仗義伐之。然後朝覲以匡帝室。亦桓文之舉也。乃初無定策。惑於邪謀。置君廢君。猶易奴隸。兵力雖盛。功伐雖高。其行事不足稱矣。

四年

立西豐侯正德爲臨賀王。正德自結於朱异。异言其
失職。故王之。

昭明孝子也。因救邵陵之罪。則陷於不孝。况朱异
信臣也。而受正德之屬。安得謂之忠。爲大臣者。君

論朱异小人

以猜忌非罪。殄戮同姓。則當力諫以止之。若事非
涉公。則無與藩王交私之義。况正德外叛復還。赦
而復爵。梁室治親。已失刑矣。罪在悖逆。不失爲侯。
何謂失職而更王之。异得君專。行政久。必無所憾。
而交私藩王。蓋其資非遠器。雖好文多藝。而不見
理義之正。故於武帝過舉。畧無裨救。而又敗之。易
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异可謂小人矣。當是時。袁
昂爲司空。亦不聞一言規正。焉用彼相哉。

魏高歡以所立元朗疎遠。使魏蘭根入觀節。閔帝之

論高歡尋榮
兆之覆轍

爲人欲復奉之。蘭根以節閔神采高明。恐後難制。遂幽之於崇訓佛寺。

師必有名。故古之師必聲罪。必奉詞。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自聖人作弧矢以威天下之後。何莫由斯道也。爾朱榮所以入朝者。問肅宗崩故也。高歡所以戰勝者。討天柱弒君也。其舉事之名似矣。歡旣聲榮反。又討兆逆。則當易其所行。推公心爲忠事。表見於世。志出桓文之上。以伊尹周公諸葛武侯自期。則天下孰與爭功而較德哉。假仁甫爾。

賊態遽彰。廢節閔而幽之。榮兆之覆轍也。夫爾朱榮以匡國靖亂爲言。而惡敬宗之親獄訟。勤庶政。歡旣以弒逆討兆。而又憎節閔之神采高明。恐後難制。則所以異於榮兆者。其間豈能以寸哉。歡失二策。皆由孫騰魏蘭根之說。然言之在人。而聽之在我也。用是見歡無宏遠之畧。而其後之不昌矣。魏累世事佛。其營造塔寺。瞻養僧徒。至於貧國。所以然者。爲求福利及子孫也。財殫民困。國隨以亡。不聞佛恩。僧力少振救之。而敬閔二帝皆廢死於

寺中。來世亦可監哉。

魏平陽王脩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見之。脩曰：「得無賣我耶？」曰：「不也。」曰：「可保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椿馳還報，歡帥文武奉表勸進，乃爲朗作詔策而禪位焉。武帝卽位。

富與貴人皆欲之，然得之不以其道，則君子不處焉。况帝王之位乎？誠使富貴之欲不能自遏，惟利之從，則善擇利者，小必審安危，大必許生死，亦不冒昧而趨之也。平陽王脩所爲自匿於民者，本避

論平陽不思之甚

禍耳。敬閔二君，豈遠事哉？又自知高歡之不可保，且已非近屬，無次立之勢。又非素負人望，有必不得已之事。乃袒裼赴燎，褰裳涉波，不思甚矣。夫常情莫不畏死而愛生，若處非其據，禍辱必不得免，而僥倖居之，是以百年不貲之身，易一日燕幕之娛也。故劉聰夢死後當爲遮須國王，則不復畏死，而宇文化及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自古愚夫如是者，可勝道耶？」

魏青州民耿翔聚衆掩襲州城，斬太守，送首來降，詔

論梁武顛倒
三綱
綱目節錄其
文

以翔爲光州刺史

弒君天下之大惡。聖人立法，使人人得討之，以天下大惡一也。耿翔來奔，梁雖疾魏，然怒不廢禮。盍移魏境，相爲戮之，則義聲北震，敵人悅服矣。旣不能殺，又寵秩之，是教民以弒君之利也。何以爲國乎。人倫以三綱爲大，軍政以三綱爲本。梁武顛倒至此者，心入佛言，不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故爾。魏武帝伐高歡，兵敗奔長安，依宇文泰。

論魏孝武事
發無名

六年

高歡於孝武有援立之勢，而無悖逆之跡。孝武信

斛斯椿王思政讒間，不忍小忿，以并言小數而圖之。事發無名，其敗宜也。彼宇文泰欲取高歡而未得其便，孝武乃千里自送，使爲挾資。夫以分言之，則歡親而泰疎，以勢言之，則歡順而泰逆。以地言之，則洛陽宗國而關中外藩也。而孝武君臣之謀如此，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不可救已。

先是熒惑入南斗，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耶。

論梁武不知
格王正厥事

江左帝業。雖曰偏安。然正朔相承。已歷四朝。垂二百年。魏亦稱帝。雖得中土。然盛極而衰。不數年間。廢弒接迹。故晉安帝末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魏主嗣召問諸儒。以孰當灾咎者。崔浩以爲劉裕將篡之符。後二年春。裕欲受禪。指意纔發。其夜長星竟天。故王猛語符堅。謂江南正朔所在。然則熒惑入南斗。乃梁亡之應。不在武帝。則在其子矣。五行傳。牽合附會。以某異應某事。泥而不通。然亦不能言其應之遲速久近也。或遲或速。或久或

近。人所不能推。而必知有國家者。恐懼脩省而已。梁是時。朱异大爲熒惑。象見于天。武帝不知也。乃跣而下堂。欲以禳之。其於格王正厥事。不亦遠乎。魏高歡表於孝武曰。陛下若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臣則寧負陛下矣。孝武不荅。歡遂立清河世子善見。是爲東魏。孝靖帝。

論魏孝武自
失高歡

孝武之失高歡。孽自己作。若圖其討賊之勞。嘉其匡正之績。回思間闕。不在晉陽。明詔高歡。歸罪斛

讀史管見 卷十三
斯椿元士弼王思政三人重貶黜之。以釋疑憾。歡亦必翻然引咎。表送封孫。則君臣如初。兵革息矣。于是脩德行政。選用賢才。布在列位。愛養民力。以固邦本。使人主無過可議。朝廷無事可指。高歡雖有他志。亦奚自而作也。歡雖握兵。實無自取之意。特欲專制朝權耳。觀其以四十啟邀迎魏主。勤亦可見。而魏主曾不一荅。意謂舍高歡之逼。而就宇文泰之安也。不思祖考累世據有中原。建城郭。宮室。人有定志。異乎夷狄居穹廬。逐水草。避害趨利。

者。一離洛邑。委宗廟社稷。而遠依藩鎮。是謂出奔。自周無出。則出奔者其位已絕矣。所以高歡改立善見。未爲失義。而黑獺尋殺孝武。異於弑君。人主喜怒從違。可不慎乎。夫情有厚薄。分有疎親。孝武舍高歡之親厚。而就宇文之疎薄。不知宇文規圖得已。挾以令諸侯耳。泰豈不曰。歡於君有援立之勞。席未暖而猜忌生。棄之如遺。然則何有於我哉。嗚呼。此其爲後世戒多矣。

東魏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

論高歡不仁

書下三日卽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

遷國大事也，必君與民皆不寧厥居，然後遷。然民情懷安，雖不寧厥居，猶憚遷也。則必丁寧告諭，俾曉然知安危之大計，寬其期日，制其先後，衛其道途，暴露饑餒盜賊之虞，立其坊里巷曲業肆屋廬之所，不使生怨咨傷和氣。然後民樂於遷矣。今魏已都洛四十年，其宮室自孝文初徙，十年而後成，以爾朱榮麤暴不恤，初欲遷移，登樓見帝居之盛，歎息而止。而高歡於三日內逼逐四十餘萬戶，狼

狽入鄴，其視人雖驅牛羊，逐雞鶩，不至若是烈也。此四十餘萬戶，何啻數百萬口，耄倪乳病，昏喪貧窶，不得其所者多矣。伊尹曰：其視一夫一婦，有不被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賀六渾夷狄之豪也。其亦不仁甚矣哉。

大同元年
魏孝武與丞相泰有隙，飲酒遇醜而殂，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西魏文帝。

宇文泰高歡一時之傑，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志，而歡先得之，魏之廟社官司皆在洛。孝武西奔，乘

論魏孝武不
定恤

與法物不以自隨。依秦以安。秦因而挾之。其爲君也微矣。彼曹公之挾則不然。爲秦計者。初能奉迎。則直至洛邑。不至洛邑。不并國而挾。則不如其已。閉關養民。俟高歡廢弒。或其嗣子革命自立。然後聲罪出討。苟有天命。其勝必矣。豈不賢於事奔逃。衰替之君。弒而又弒。狐媚以就禪代乎。若孝武者。貪非所據。忘勲棄勞。彼節閔帝與安定長廣二主。猶已之迫於權臣。皆非得已也。尚皆殺之。方艱難困蹇。在人瓜吻之間。而又觸情縱欲。斷噤強臣。是有十死而無一生也。不足恤哉。

東魏歡納敬宗之后爾朱氏。

論高歡妾天
年之后

昔吳闔閭伐楚克之。君舍于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孔子作春秋曰。吳入郢。號舉者。狄之也。伐國者討其罪人。弔其百姓。斯已矣。乘約肆淫。亂男女之配。是夷狄也。夫君舍于君之室。其體爲敵。尚且不可。今也外諸侯而妾天子之后。其罪云何。雖歡本夷狄之人。不足深責。然旣中國居而受王爵。以表百僚。建宗廟。以傳子孫矣。爾朱之事。又豈所

以爲訓乎。彼澄洋及緯觸情縱欲。有自來矣。

西魏泰用蘇綽爲著作郎。一日問以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復問以政事。綽指陳爲治之要。泰大悅。卽拜綽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黑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蘇綽有行義。達治道。亦良相也。所以然者。綽知歷代興亡故也。宇文泰亦以兵爲強爾。自是始爲裕民足國之政。蓋綽啟之。雖然。惜哉。問天地造化之

論深於易則
太極在我

始。綽應對如流。而史失之也。夫天地造化。有始無始。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未言。不知綽所對何說也。或問天地造化。果有所始乎。無所始乎。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造化者。天地之事也。乾坤者。天地之性也。覆載者。天地之德也。而未有知天地之始也。楊子雲所謂鴻荒之始者。亦仿像而形之耳。莊子所謂至德之世者。亦推高而論之耳。極亂生治。其間卽鴻荒也。興國人淳。其時卽至德也。然則有書契以來。凡幾鴻荒。幾至德矣。由是言之。先後不

相傳耳目不相際古猶今也安知其所始不知其所始又安知其所終也然則終不可知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既曰生是其始矣天下未有不可知之理也異端之學不知天地日月星辰風雨雷霆之故者以理爲障也深於易則太極在我矣太極在我一日百終始可也參千萬歲而一終始可也。

上爲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民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誣弘民爲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爲寺

論武帝爲父
滋罪

古人有求福之道矣曰作善曰豈弟曰靖共曰配命能如是者仰不愧俯不怍無人非無鬼責是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非如金玉貨幣有形色臭味之可取挹也善論福者莫如荀卿氏曰福莫長於無禍是皆指生人而言之也至西域乃有冥福之說謂人死而靈識有所往子孫當誦佛經爲佛事飯佛徒以資之是之謂追薦是之謂大孝凡千有餘年其事遂爲一世之典常達人覺之

萬有一焉。愚者不悟，滔滔皆是也。其說千緒萬端，互相彌縫，以防其敗，固未易以筆舌辯。姑卽一事驗之，其言曰：誦佛名號若干遍，令死者獲福不可計。今取死罪囚，使僧人擇佛名號之能濟救苦惱者，晝夜誦千遍，囚也能免乎死，庶乎其可信矣。假如有資福之事，而武帝之臣誣人而殺之，奪其美材以充寺用，方且爲其父滋罪，何福之有。

二年
丹陽陶弘景博學多藝能，棄官隱居茅山上，早與之遊，及卽位，恩禮甚篤。國家每有大事，必先諮之。時人

謂之山中宰相。臨終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化單于宮。時士大夫競談玄理，故弘景詩云、

弘景隱者也。居山中而預朝廷大事，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義也。以與帝有舊，且數蒙招致，欲有所言，造朝而言之可也。且武帝時大事之失亦多矣。處身則事浮屠，處家則無義方。治國則政刑不脩，對敵則師旅無名。數十年間，駸駸入於亂亡。不聞弘景有一言以省帝心也。臨終之詩，亦何益哉。

論陶弘景非知道者

綱目節錄其文

然則弘景身雖隱而非知道者矣。客有問弘景，吾欲注周易，本草宜何先？對曰：易宜先。客曰：何也？曰：注易誤，猶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弘景爲知言，曾不知本草所辨動植之性，注而或誤，其害有數也。易之爲書，盡性至命而開物成務，不明其義，而以爲玄言，如王弼何晏之徒，旣自喪其身，又亡人之國，至於天下板蕩，神州陸沉，數十年而未止，其所殺豈與本草一物之害比哉？王何談易而已，其效已若是，况遍談六經而誤

者，又如何耶？弘景之言，於是大失，而其注本草固亦多舛也。方是時，土壤斷絕，弘景於藥物之出乎江之北者，多以意度耳，剽而論之。鑿家者流，往往訾以爲未善，然則其所注本草，殺人亦多矣。

東魏歡伐魏，魏泰拒之，遣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泰伏兵待之，歡見泰兵少，爭進擊之，泰兵奮起，歡大敗，喪甲士八萬，棄鎧仗十八萬，追

至河上而還

高歡之爲是役也，以宇文拔恒農取諸城堡，俘戰士八千也，而報之兵以忿興，紀律不嚴，魏以三騎雜入其軍，聽其號令，知其虛實，而歡弗覺也。旣而大敗，所喪十倍於前，仗鎧又十餘倍焉。夫幾如是而國不亡，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是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孟子之所謂殺者，殺敵人耳，今戰而大敗，陷民於死，縱以此得國，非積德累仁，而祈天求命也，終亦必

亡而已矣。

四年

柔然頭兵可汗以兩魏分裂，數爲邊患，魏泰欲結婚以撫之，令主廢乙弗后，納頭兵女爲后，魏主從之，頭兵遂不報東魏之使。

宇文泰欲固圍，而使人主廢賢后，娶夷女，一舉而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兼之矣。夷狄惟利是從，且魏與柔然世仇也，而竇炬之爲君微矣，柔然非有所顧賴，夫豈肯一心專力而與魏，且君有賢后而使之廢之，繼又殺之，蠕蠕之女，尋亦自斃，而柔然且

論宇文泰不
仁不智無禮
無義

壻高歡而與之親矣。惜哉泰之爲此也。若邊境得人，以四隣爲守，柔然雖大，何畏焉。方是時，蘇綽爲泰謀臣，獨憐於此而無諫止，何耶。

魏以宇文測行汾州事，測爲政簡惠，得士民心。東魏人數來寇掠，測擒獲，命解縛，引與相見，設酒殺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

羊陸交歡邊境，效華元子反者也。宇文測待東魏人，效叔子者也。以利言之，可爾。非大夫出疆之正法。脫有畫虎不成者，爲敵人，以計入之，則城之覆

也不難矣。僥倖趨利，事功雖成，君子猶耻之。此固非黑獺之所及也。

東魏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悉令以四丈爲匹。喪亂以來，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

自古未有務農而亡國者。農者天下之大本，軍國之用，無不資焉。然惟知王道者，乃知恤農。假仁者次之，恃力鑿兵者多，不以經意。猶人跳梁噉噬，馳走不息，而無食以養之，不能二三日而斃矣。高歡

七年

論宇文測待東魏人非大夫出疆之正法

論高歡不知先務

綱目節錄其文

用武至是既十年、恤農之詔不頒、勸農之官不建、
劭農之政不施、初聞準式調絹、置倉儲穀而已、可
謂知所先務乎。是時河南州郡困於戰爭、鞠爲茂
草。而魏自正光以後、僧尼至二百萬人。若使自相
配偶、授以荒餘之地、給其牛種、置田官督護之、不
四三年、足食足兵、富強孰禦焉。

九年

東魏高仲密娶崔暹之妹、旣而棄之、由是有隙、暹有
寵於高澄、澄歡之子也、仲密後娶妻李氏美、澄強之
不從、衣服皆裂、仲密怨澄、及爲北豫州刺史、遂以虎
牢降魏、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欲殺之、澄固請乃止、
魏泰帥諸軍應仲密、歡將兵十萬討泰、戰于邙山、泰
軍大敗、虜督將僚佐四十八人、彭樂追泰急、泰謂之
曰、我死豈有汝耶、樂乃止、明日復戰、歡大敗、悉俘其
步卒、歡步走、賀拔勝追之、槩刃垂及而逸去、旣而歡
復振、泰不利而遁、歡追之而不敢逼、泰入關、歡至陝、
高歡之爲此役也、乃其子澄有宋督之感、故仲密
奔魏、以致魏師、而歡不知、反歸罪於崔暹、是莫知
其子之惡也、仲密娶崔暹妹而出之、何怪乎暹之

論高歡莫知
子之惡

怒也。澄悅仲密妻而逼之。何怪乎密之叛也。是宜以縱欲責澄。以誨子謝仲密。魏師何自而來哉。今不能治內。惟角鬪是務。非但失步卒數萬人。而歡幾爲槩刃所及。澄以一婦人之故。危其父而喪其師。其罪大矣。而宇文黑獺亦未爲得也。仲密以虎牢來歸。遣銳將總偏師爲援。自足以收黨附之心。而不牽高歡之勢矣。貪於境土。董衆親行。一日而失督將四十八人。不爲敵禽者尋丈間耳。詩不云乎。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不舉矣。泰歡貪憤不能止也。悉力酣戰。危不自保。不知德行故也。

陳元康說歡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幸而大捷。天授我也。當乘勝追之。歡慮泰有伏兵。不從。遂東歸。

高歡宇文泰未有以大相過也。西魏文物差脩。爲賢耳。書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歡泰之德義。猶魯衛之政。而其力則醜夷也。是以相勝相負而不能相併。當可乘之會。則智有所困。而不敢前。渭曲之

論歡泰不能相併

戰高歡爲客大敗衆散泰若從李穆之言歡必不免然不果用也。印山之戰宇文爲客大敗退軍歡若從陳元康之言泰必不免然不果用也。自此之後二公不復對壘而東西之勢適平。雖曰人事抑天數歟。

魏以柔然謀伐東魏頭兵可汗欲以女妻歡歡猶豫婁妃曰國家大計何疑焉歡乃聘之婁妃避正室謂歡曰勿復相顧以生彼疑。

論高歡亂倫
滅理

婦人從人者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高歡身爲國

相爵異姓王法度所出風化所繫也以利害之故有妻而爲無妻黜其正室聘合夷女亂倫滅理是中夏居而夷狄行矣時惟一柔然故取其女得以離宇文之交而息其兵假有敵國四方交至必爲之昏而後可則其妻不勝絀矣一何計之鄙且辱耶、

十一年

散騎常侍賀琛啟陳四事其一以爲今戶口減落郡縣不堪哀削惟事徵歛民怨流移使者繁數所至漁獵桀黠長吏因之貪殘雖降復業之詔而民不得反

其居也。其二以爲風俗侈靡，宴飲逾制，宜導以節儉。其三以爲百司奏事，但欲詭競求進，願責其公平之効，黜其讒慝之心。其四以爲宜省事息費，凡興造有非急者，皆宜停罷。上大怒，勅責之曰：朕有天下四十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卿能上事，何不顯言其刺史暴橫，某使者漁獵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恐益苛擾，朝廷牲牢，久不宰殺，若有會同，菜蔬而已，我自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皆資雇借，卿云宜導以節儉，朕居處一床之地，不飲酒，不好音聲，三更治事，日昃方食，爲誰爲之救物故也。卿又曰：百官奏事，詭競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趙高王莽，呼鹿爲馬，又何法歟。

論梁武所學
不正

南史文雖荒蕞，然事亦粗備。若如武帝所謂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則史豈有不載者。今考之，獨江子四嘗上封事，極陳時政得失，而賀琛繼之。琛疏史猶載其語，而子四所論仍無傳焉。以武帝有國四十餘載，讜言止此，政可知矣。尚以日聞荅塞臣下，

豈非欺乎。夫琛目擊時事，是以粗條其目。帝誠聽納而召問之，則暴橫貪殘之主名可得矣。夫風俗侈靡，饑寒之本也。善爲國家者，雖躬行節儉，又必爲禮制，使不得踰越，令出必行，又安有苛擾之患哉。誠使禮制既定，則雖太牢而祭，大亨養賢，乃人主所當爲，又何以蔬菜爲哉。今武帝不立禮制，致風俗侈靡，而守宰貪殘爲良民害，則雖布衣糲飯，適足自苦，無益於人也。凡公卿而下，至於民庶，乃有私藏，非已所蓄，則他人物若官物也。惟人主不

然，故曰：天下莫非王土，率土莫非王臣。今武帝謂不食公食，其用匠徒資於傭借，是有私藏也。私藏非由天降地出，不謂國家之物，謂之何哉。周公作無逸戒成王，自古聖賢之君，罔或不勤。武帝夜半而起，日昃而食，勤亦至矣，而國破身辱，何也。所治者事而非政也。治事而不脩政，猶人理鬢，須整衿袂，曼澤怡面，而元氣索然，故枝葉未有害，根本先撥矣。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言是也。如趙高王莽固不可也，如得賢人君子而用之，不專亦不能成。

治功矣。且武帝雖並置僕射三公等官而心所信向。惟朱异一人。譽侯景爲忠誠。呼鹿爲馬。不是過也。然則其屈折賀琛。率用強辯。止自未能服其口。又安能服其心乎。迹其顛倒迷謬。良以所學不正而已。學道者人君急務。苦心志。餓形體。清脩寡慾。而不知正道。是以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中大同元年五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四月丙戌。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炎。上曰。此魔也。宜廣爲塔。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

佛書固多。就其中揚其精微者。不過四五種而已。梁武所講。盡不及焉。以此見其雖溺於佛而亦不知佛也。江南雖小。然號爲帝王。則一日二日之間。幾事豈少哉。乃留居僧寺。至于逾月。必以境內晏然。無所廢興也。而不知所失多矣。浮圖之災。蓋天火之所以警戒也。方且迷而不復。歸於魔障。窮極

論梁武溺於佛而不知佛

言身管身 卷一三
土木以肆狠心焉在乎其清心能舍也魔障之說
佛家者流以况異已不信之人豈真有是哉而武
帝用之昔孔子圍於匡七日不火食猶弦歌鼓琴
顏子入見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未嘗以桓魋爲魔也魯
平公將見孟子嬖人止之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
爲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未嘗以臧倉爲障也此君
子處已處人之正道也豈異端之比哉

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綸尹丹陽繹在江
州紀在益州皆權倖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
衛東宮

論武帝不善
保國

綱目節錄其
文

武帝從殄倫之道昧於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義方
不脩家政大壞已方臨御而諸子已有相圖之心
不能知也所謂治事而不及政豈不然哉武帝旣
已失矣太子綱若以幹蠱爲任起敬起孝爕和兄
弟則雖有急難外侮其禦矣莫親於兄弟尚且蓄
兵以待之則非吾同氣者誰實可信嗚呼武帝不
善保國重以簡文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論梁武觀天
變而不懼

太清元年正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日食將既此大變也其為人君侵晦之象著矣豈
熒惑入斗之比哉而武帝不以爲懼豈懲跣而下
堂之失耶抑天奪其鑒也夫上天變異自古善言
天忠於君者未有不以爲儆戒之符也觀天變而
不懼是不以天子自居而自絕于天矣其亡不亦
宜乎。

丙午東魏高歡卒侯景與世子澄有隙辛亥據河南
叛歸于魏誘魏豫襄廣三州刺史執之欲襲兗州不
克遣丁和來上表請舉河南內附先是正月乙卯夜
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明旦告朱异异曰混一
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以乙卯日定計上益神之乃
定議納景

論梁武貪欲
蔽心
綱目節錄其
文

夢固非一端然武帝之夢想所生也是時梁境晏
然帝心未嘗不在伐魏自卽位以來屢北師矣未
之有得此其所以夢乎然國家大義當以義理斷
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假如或夢以國與人
遂行禪讓可乎帝旣不能自克朱异又從君之昏

以諂成之。悲夫。且正月丙午高歡薨。侯景遂以辛亥降西魏。方圖豫襄廣兗等數州。乙卯距辛亥纔四日。豈假定南歸之計。丁和蓋已聞帝夢。或朱异告之歟。帝曾不察而益神其事。蓋貪欲蔽心。故莫能見也。

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高歡圖霸。功不足以贖過。其所以有後者。知改過也。凡握兵強臣。威勢已就。苟有過舉。往往遂非拒

論高歡善補過

諫。莫肯回心而鄉道也。且孝武西奔。非歡逐之。而歡自以為醜。降心刻意。事靜帝甚恭。君臣相安。十有餘年。宇文泰慙德多矣。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高歡有焉。

上命蕭淵明堰泗水以灌彭城。侯得彭城。進軍與侯景犄角。東魏高岳救彭城。梁兵大敗。淵明等皆為東魏所禽。上聞之。嘆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東魏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其文云。侯景豎子。自為姦逆。而偽朝幸災忘義。斷絕鄰好。獲一人而失一國。知者不為。

也。今乃授之以利器，終恐尾大不掉，狼戾難馴，不肯為臣。亦欲稱帝，且梁王操行無聞，年既老耄，用舍乖方，廢立失所，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終使荆棘生於建業，麋鹿遊於姑蘇耳。其後皆如弼言。

論佛學不知
改過

綱目節錄其
文

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雖納侯景，遣將出師，既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遽如西晉乎？又况杜弼檄文，指陳闕失，雖涉詬詈，而事理可推。梁武將帥，固長淮之險，以堅守江左。雖侯景前驅，高澄繼至，猶不足慮。而智不及

此，以至於亡，豈梁德告終，天實厭之歟？不然，何其速也。在易之復，言有失而後有復也。其違未遠而能復，復之善者也。志在親仁，比而復之，復之吉者也。屢失而屢復，復之危者也。眾不能復，已獨能之，復之道者也。居中體順，以中道自成，復之无悔者也。以陰柔居復之終，逃不復善，反君之道，復之凶者也。武帝之失多矣，遠矣，於是而勉焉為復，猶未知其如何，况於逃而不復，其凶必矣。故有外來之災，有自作之眚，用師大敗，身死國亡，其應如響，可

不戒哉。今夫聖人之教。以改過爲功。而釋氏之術。以懺悔爲急。改過者知非而不重爲也。如滌垢。如磨玷。如補壞闕。如去疣疔。昔時所是。今而非之。故有日新之益。而行以美德。以隆也。懺悔云者。以言謝之而已。小罪則小懺。大罪則大懺。多罪則多懺。今日罪。明日懺之。云罪亡矣。明日罪。後日又懺之。云罪消矣。如此是懺無時而已。而罪亦無時而不。可爲也。雖弑父。弑君。天下大逆。苟能歸心佛乘。深自懺悔。則猶無過也。天下有是理乎。故凡爲佛學。未有一人以改過自治者。或遇刑法。或逢怨敵。則歸之於魔障。推之於冤對。其失彌遠。故其心迄不正。而身迄不脩。此學者所宜深辯。不可以惑焉者也。

二年

初歡臨死。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之念。非汝所能駕御也。堪敵景者。惟有慕容紹宗耳。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及景來奔。澄令紹宗追之。景謂紹宗曰。景死。公復何用。乃縱之去。

紹宗之才。誠足制景。高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

論高歡唐太宗之失

留以遺澄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唐太宗亦用此委李世勣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爲賢。曰寧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伊尹之稱成湯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成王將崩。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至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受顧命。蓋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軒輊屈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也。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

介。不以萬鍾變其義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世勣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逐侯景。不盡其力。而世勣事高宗。不竭其忠。其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耶。

太子講莊老。詹事何敬容退。謂吳孜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爲戎乎。

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爲大臣十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脩國政。曾無一言諫止之。今傳儲君。心知講老莊之非。又不面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將爲戎。豈小故也。此而可

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之甚矣。

澄謂淵明曰先王與梁和好十年不意一朝失信若梁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諸人竝當遣還淵明乃啟上上與群臣議朱异以和為便傳岐曰此高澄設間以疑侯景耳若許通好侯景意不自安必為禍亂上厭用兵竟從异言

論脩好納叛
並行無不敗
之理

高澄雖夷狄然方事魏以立國與之為鄰豈不賢於侯景遠甚武帝貪小得忽大計絕魏而納景已失大矣然事無兩立者若與景則絕魏與魏則却

景均之不兩立而一是從則拒景不受通魏如初猶未失策今也脩鄰好納叛臣二者並行無不敗之理矣傳岐忠謀破的而帝意厭兵是以朱异其言得以入之所謂逢君者也

澄遣諸將略地江淮獲三十二州

論梁武日入
於衰朽

梁方有侯景之擾而東魏求和一舉而數利并矣既使侯景生猜又使梁境弛備偏師散出遂取三十餘州梁王耄衰既貪且畏盛時英槩蕭索殆盡昔武王伐紂尚父鷹揚年皆八十有餘猷方壯德

方新也。堯舜穆王皆享國百歲。堯舜聖人固無怠忽。穆王賢人耳。猶能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梁武未至是也。加之不冒色。不從禽。不近酒。樂清脩如此。而應酬幾事。思慮短淺。智識昏然。殊非建牙樊污之日。是何也。奉佛以溺其心志。茹蔬以戕其氣體。日入於衰朽而不自覺也。不亦悲夫。

侯景聞上與東魏和親。遂反。以臨賀王正德常懷憤恨。與之合謀。朝廷聞景反。不知正德有叛意。以正德都督諸軍。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言載荻。密以濟景。景遂渡采石。建康恟懼。

論朱异亡梁
綱目節錄其

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反噬。由朱异失職之薦。景固亂臣。正德固賊子。异乃亂賊之媒也。而梁武終不悟焉。使异荷榮祿之恩。爲久長之慮。當正德外叛而歸。正明其罪。啟上黜之。遠服則子有不孝之心者。亦知戒矣。當侯景叛國而來。照灼其情。啟上拒之。境外則臣有不忠之意者。亦知懼矣。二者皆失之。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也。乃朱异亡之耳。

三年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

論朱异似明夷之六四

梁武無正心之學，甘受佞人，而杜絕忠諫。朱异所以獲君心意者，入于左腹也。在易明夷之四，近君之地，而六居之，是小人在高位，以柔邪順其君者也。明夷六五之君，其明既傷矣，故柔邪之人得自其幽隱以入其說，不由顯明以道合也。言入于左腹，見其交之深矣。其心既蠱，然後能行之于外，于出門庭也，不深得其心，其能無悟耶？國家之敗，常

必由之。商之廉來，秦之高，漢之恭顯，梁之异，唐之林甫、盧杞、楊國忠，如一轍也。而其君愛之重之，死而悲之，亦莫不然。夫惟乾剛之君，至正至明，然後免此患矣。

上常蔬食，圍城日久，蔬食皆絕，乃食雞子。古之時，禽獸嘗逼人矣。聖人教之，網罟佃漁，則爲民除患而已。因以制禮焉：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其用禽獸亦猶用水火土木金穀，適可則止。然爲之教戒亦甚備。澤梁之入，罟羅之設，

論梁武破敗
昭著

綱目節錄其
文

則以時、麋卵胎夭、覆巢射宿、則有禁、自天子至於庶人、祭享燕食、皆爲之度數、貪于飲食、則雖強宗大姓、施流放之刑、暴殄生物、則雖天位殷適、被誅死之罪、聖人之爲是、其愛物之心可見矣、所謂烹割炮燔、熬煎捶酪、醢脯鱗腊之、亦猶范金合土、斲木治穀、各盡其理、以備萬物之用、自仁智處之、則爲裁成輔相之道、自不仁不智者觀之、則如釋氏物我同命之說、此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上古列聖、開物成務、因貳以濟百姓、不使不殺、豈不知

愛物哉、而其効至於鳳凰儀、鳥獸舞、魚鱉咸、若反不可勝用、亦可思其故矣、自佛氏以不殺爲教、謂犬豕牛羊、皆吾宿世之祖考眷屬也、而行之莫甚於梁武、其心未必不非笑堯舜周孔、以爲不慈不悲也、臨御垂五十年、菜羹糗飯、以奉養、宗廟賓宴、不復血食、果有報應福利者、國祚靈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爲驗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旣興、太平之民、百萬之衆、十喪八九、子叛其父、弟反其兄、叔侄骨肉、相圖至盡、人旣如此、物產亦不

得其所。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陰功，果何在耶？且佛道以無生爲至，其教本爲一大事。一大事者，生死是也。武帝壯強從事，以及耄年，猶不悟死生之理，被圍受辱，眷眷餘齡，食肉破戒，前功皆廢。則曷若厥初慎擇正道，安處常理之爲善乎？佛學者，生民之大蠹也。梁武行事，殆天啟之，使破敗昭著，以警後來歟。不然，何其清躬苦行，敦尚寬恤，而不獲嘉報也。觀梁武本末，尚不知佛學之非，又從而爲之說以自解焉，則亦末如之何矣。

上憂憤成疾而崩，侯景迎太子卽位，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

論梁簡文不
如劉謏姚念
佛

君子有言，賢才多，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梁武子孫凡數十人，獨昭明仁孝而早死，其孫大器、姪孫確，志氣自立，餘皆凶愚貪猾，惟利是嗜，無復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是夷狄不如，而禽獸之類耳。俾守承平，尚不足恃，况國已僨，安能復興乎？簡文至痛在心，而不敢哭，希大利于逆賊，且生死之柄，侯景握之，猶欲求容，以位爲悅，其識趣如此。而梁武

以圍中大事付之。宜其見機不斷。受給不悟。召亡
 取辱。無所不至。使其知蔡世子有為子之道。亦知
 所以為自矣。曾劉譔姚佛念之不如。何足悲耶。
 東魏高澄為膳奴所殺。

論高澄忠孝
 俱亡

高歡身冒矢石。辛勤百戰。變家為國。澄為世子。以
 冒色之故。幾陷其父。斃于馬稍。其父自病逐君。事
 魏主恭謹。以終其身。而澄不承先志。肆為悖慢。毆
 而幽之。忠孝俱亡。天理所不貸也。禍福無不自己
 求之者。苟曰無以求之。膳奴之刀。何緣至哉。

卷終

讀史管見卷第十四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梁紀

太宗簡文

吳興太守張嵎舉兵討景。兵敗。執之。景嘉其節。欲生
 之。嵎詞不屈。遂殺之。

梁武非有仁義禮樂之化。以固結人心也。其子姪
 無不叛之。而張嵎一書生。荷專城之寄。以不能匡
 救朝廷為耻。義不降賊。執節而死。則為人守土之

論張嵎得為人
 守土之道

道得矣。古人一飯之恩，必報。况剖符南面，享榮祿而主其民人者乎？苟非見義重於生，則必不能爾。嗚呼！無負乎書矣。

始與太守陳霸先起兵討景，遣使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

論陳霸先當自爲一軍

舉大事者，必守理仗義以正其始。于時梁祚告終，陳霸先既已立功嶺外，威名昭著，欲治侯景者，當自爲一軍，勿有所屬。選將練士，出屯嶺北。列侯景罪惡及宗社危亡，諸侯尋戈，不肯赴難。如此則忠

臣義士雲合景從，下章江越彭蠡，直趨建康，精誠上格。天理在我矣。綸繹紀，答諸王各負不孝之罪。安敢抗衡哉？何必遣使江陵，受其節度，心雖勤王，迹類黨惡。此謀慮弗臧，不知理義之過也。亦可惜哉。

大實元年
岳陽王譽與湘東王繹有隙，起兵伐之，求援於魏。魏遣楊忠助之。繹遣人說忠曰：「譽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結盟而去。」

論蕭繹身負大罪

圖利而忘義，未有能自反者也。湘東責魏助姪伐

叔是矣。已於武帝則子也。於簡文則弟也。於國則臣也。父被圍餓死而不救。兄制于賊手而不救。宗廟社稷日就滅亡而不救。則咎何有於叔哉。夫惟無瑕可以戮人。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也。則理順而人服矣。蕭繹身負大罪。人得而誅之。而魏師不能聲罪致討。亦可惜哉。

湘東王繹與河東王譽相攻。邵陵王綸欲救譽而憚繹兵強。致書於繹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况乎手足。豈可相害。今社稷危耻。創巨痛深。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亡之道也。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

論蕭綸棄父
如仇

蕭綸此言。君子之言也。然侯景叛亂八月。綸首被董督之命。十一月景攻圍臺城。父之而後。綸軍始至。討賊不力。是時惟永安侯確忠憤可用。景忌而召之。確不欲行。綸欲殺之。比城益危。安南侯駿勸綸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綸又不從。迹此求綸。其象父而捶。意未艾也。且手足固重。未切於君親。棄父如仇。則繹何有於我哉。方其西上。次于郢城。正欲圖取湘東。故以正義悲辭。甘而動之。不虞

釋之覺也。爲子不道，父屢赦之，終無悛心。又有乘危徼倖之意，天假魏手，戡諸江流，亦足以垂世戒矣。

東魏齊主高洋受禪卽位，自魏敬以來，百官絕祿，至是復給之。

論善爲國者
當省官而厚
祿

祿以報勞，古者庶人在官，猶後世胥史卑隸也，亦皆有祿，而元魏之世，雖三公亦不敘祿，所以然者，爲尚門地，多胄子，少寒宗，其家足仰也。然物情不齊，雖名世家，豈得皆富，以孝文之明，在位累年，而

後制爲祿格，未再世又罷，故魏臣多貪者，而六鎮之叛，起於劉騰元義聚貨受賕，無有紀極，民困下怨，一敗而不可振也。善爲國者，減省吏員而厚其祿，至於近民守長，尤宜加豐，使其去來道塗仰事俯育，婚嫁慶弔，無匱乏之患，則中人得保廉節，而中人以下，亦畏刑憲，此乃愛百姓，養人才，敦風俗之要道也。

魏丞相泰聞洋稱帝，帥兵討之，濟河而還。

古者相見必有名，雖在野外，倉卒與夫一飲一食

論宇文泰實
無戰情

之相遺問，無不以詞重禮也。人而無禮，則猩猩鸚鵡之不如，況於興師動衆，踰越山河以伐人，三軍之死生，家國之存亡，於是乎在，故曰國之大事在戎，而可無詞乎？師道固多以執言爲主，執言者，聲其罪而致討也。故齊侯伐楚楚，使屈完逆之，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此問其來伐之因也。使齊無以答之，是無名不義之師，則楚直而齊曲矣。惟齊有詞可奉，責包茅之不入，問昭王之不復，於是楚人屈服謝罪而請盟，漢

三老董公有見乎此，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漢高用之以平項羽，此所謂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者也。高歡宇文泰十年交兵，未嘗有文告之辭，以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也。至是魏師伐齊，爲高洋廢君而篡國，則不患無名矣。上相仗鉞，大衆就行，濟河而前，逡巡而退，若有畏心，不敢遂武，何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泰自弒君之人也。參度彼此，尚何高洋之問？故曰：大人正己而物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使泰有迎帝之忠而無弒君之事。

當此機會舉師東伐則齊未可知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不行不義不殺不辜不作苟見不治苟得爲應物之勢有行與否也或曰秦若內歎則曷若初不輕舉之爲善耶曰秦爲此固欲矯假義聲張皇威武實無戰情也

二年
侯景西攻巴陵携太子大器以爲質及兵敗奔歸或勸太子北行太子曰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忍違左右吾今若去是叛父非避賊也涕下橫流卽命前進

論大器天資之美

大器之言人子常道也然梁武義方不脩正德綜綸等則有弒逆之心釋紀範譽等則無赴難之意其父簡文爲賊所脇不敢執哀而與之宴樂是兄弟父叔無足取儀而大器孝敬純誠蹈險不避其天資之美如此儻非梁德告終必爲中興之主矣景欲篡位先殺哀太子大器太子神明端凝雖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不貶平日及難顏色不變

卓哉哀太子之善處死也有父在死于宗廟非已職則靜以聽天而已梁武學佛五十年晚而心慮

論哀太子可爲成人

益昏在危迫中，或怒或嘆，積憂病殞，了無寂滅之樂。簡文屈意忍耻，求容于賊，妻之以女，與之詛盟，臨難不知，尋取廢弒之禍。哀太子齒猶未也，以清脩精練，則歎其祖，以記誦才華，則劣其父，而臨危履險，能固純孝之守，嬰鋒蹈刃，曾無怵惕之色，言行不違，義命俱盡，老學宿儒，有不逮焉，亦可以爲成人矣。

景廢帝立，豫章王棟、大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謂景曰：「主上無愆失，何爲廢之？」景曰：「王偉勸吾早除民望，以安天下。」元建曰：「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耳。」

景以王偉爲謀主，偉前後所陳多矣，而曾無郭元建之一言。向使侯景旣破臺城，歛兵輔政，以譏責武帝者，反其道而匡之。武帝旣崩，尊奉太子，不失臣節，則宋齊梁陳所以取國，不是過矣。特有早晚耳。觀元建之言，非無識者，然而俛首臣之，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王偉說景弒太子以絕衆心，景從之。

論郭元建知
二五而不知

十

論侯景失人心

王偉之言、佐命叛逆之常言也、其所謂衆人者、指何人歟、使梁而無宗室肺腑、猶有方嶽外臣、仗義而起、豪傑之士、出於草澤、如劉裕之討桓玄者、何可絕也。使其所爲而當、人固不待詔令而服矣。然則其所以絕人心者、祇所以失人心歟、而亂臣賊子、終以不悟、蓋逆理以始、未有能順理以終、固天理也。

承聖元年

景卽帝位、湘東王繹命王僧辨擊之、陳霸先帥甲士三萬來會。

論陳霸先無謀主

蕭繹以帝子介弟、總上流之重、坐觀侯景攻破臺城、幽死武帝、囚辱嗣主、虐通三代、曾無甲兵東向、救急雪忿、安守巢穴、自圖璽綬、此固梁室之賊子也。而王僧辨諸人爲之用、何也、景旣自立、衆心憤怒、而邵陵鄱陽諸帥、皆已奔敗、梁若未亡、次立在繹、而僧辨又其司馬也、使僧辨早有卓識、其從違當不苟矣、不然、協討畢力、自其職分、無足怪者、獨陳霸先稟受節制、爲可惜耳、霸先征伐嶺南、動無過舉、及出南江、有衆三萬、正名討賊、用師有律、僧

辨諸人固可據而取也。霸先智不及此，殆無發之者歟。以湯武之聖，尚須同德十亂之助。曹操則有荀彧，劉備則有孔明，石勒猶有張賓，符堅猶有王猛，而霸先之謀主，于時無聞焉。如人心有九竅而蔽其半，則其思慮遺闕多矣。

景敗走，郭元建得其傳國璽，送於鄴。

有天下者，必汲汲於一璽，求之不得，則歎然若郡守縣令之官而未視印綬也。夫璽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傳是物而後爲君也。舜受之堯，禹受之

論璽不足傳

舜，湯受之禹，文武受之湯，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豈璽之謂歟？故詩書春秋紀事詳矣，曾不及璽。獨秦誇大，使李斯以蟲鳥之文，刻之美玉，兼稱皇令，以識詔令，自是而後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無所本，固不當法，使秦不善也，而璽雖美，擊而破之爲宜，又何足傳也？故嘗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爲，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亦一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

襲之秦。唐有天下。宜刻唐璽。而不必襲諸隋。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為不然。曷不以二帝三王監之。彼世之璽。以亂亡毀逸者固多矣。必以相傳為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耶。

元帝 釋

誅王偉。初偉於獄中。上五百言詩。湘東王愛其才。欲宥之。及聞偉作檄文。有湘東一目之句。王大怒。遂殺之。

論蕭繹喜怒殺生皆私

侯景叛亂。為之畫謀贊決者。皆王偉也。春秋治亂

綱目節錄其

臣賊子。尤嚴於其黨。若使人人知賊亂之不可與。則不能自立。不能自立。則亂少弭矣。惟為之黨者。眾。是故禍亂滋熾。而天理淪亡。故春秋之法。既誅首惡。又嚴於黨惡者。所以息禍亂之源也。若王偉者。幸生獲之。數其惡逆。殘諸市朝。猶未足以雪神人之憤。洗滅亡之耻。乃以吟咏篇章。欲脫其死。及其誅也。又以一言靳已。即戕其身。是蕭繹喜怒殺生。皆為已私。而不念君父也。豈不悖哉。

齊以辛術為吏部尚書。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

論高澄高洋
尚知停年之
弊

循名責實、新舊參舉、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自魏用崔亮停年之制、銓選失人、數十年矣、亮在
孝文時、已任典選、而不敢建言者、知孝文不可欺
也、高洋暴酷、然臨事明斷、辛術得以通變者、直高
洋可行也、夫停年之法、國家興亡所繫、以高澄高
洋、尚知其弊而更改之、况明君賢相而反不能乎、
魏丞相泰嘗問劉璠曰、我於古誰比、對曰、昔以公爲
湯武、今乃不如桓文、泰曰、湯武安敢比、庶幾望伊周、
何至不如桓文、

論宇文泰言
無忌憚

宇文泰以伊周况已、何言之無忌憚也、夫伊周之
爲伊周、豈爲官尊職重、人莫我及焉、其言之出於
口、行之發於身者、無非至理、當年服之、後世慕之、
此所以爲伊周也、苟有一言不然、一行不善、則不
足稱聖人矣、權強之臣、徒見伊尹放太甲、周公攝
王政、謂與已廢主擅權相類、豈非無忌憚之甚哉、
然則聖人不可學歟、曰、聖人可學而不可至、學之
爲聖人、猶射之志乎正鵠也、自能執弓矢、必以正
鵠爲志、其中不中、則非學之所能也、自席衽糞除、

捧手唯諾。至於事父事君，必以聖人爲法，其聖不聖，則非才之所必也。學聖人而不至，則亦必爲賢人矣。苟未嘗服膺至善，入自聖門，見其突奧，而希其步趨，偃然以伊周與我異世而同道，是猶西施里人之顰者，豈不可笑之甚哉。

二年

武陵王紀至西陵，帝拔任約、謝峇、仁於獄，使將兵拒紀。

論梁元推心世讐

任謝二人，皆侯景出死力者也。其罪當次於王偉。旣不能殺，反寵任之，不亦逆理乎。已自失道，處非

其據，屈心俊傑，合謀圖事，興復之日，猶未可冀。乃推心世讐，與同患難，欲以長守，古無有也。

下詔還建康。胡僧祐等曰：建康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羣臣皆荊州人，不願東遷。上亦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卒如僧祐等議。

荊州雖非王者之宅，然楚嘗王之矣。楚始受封濱江之國，後似賢能，廣斥土地，奄旬陳蔡，觀兵周疆。下收江黃，橫行淮泗，地方千餘里，帶甲數十萬。傳祚六七百年，而後滅。其後劉表牧之，坐談西伯，先

論蕭繹不可不還建康
綱目節錄其文

讀史管見 卷十四
主假之三分天下。關羽用之。威震中華。孫氏有之。
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爲重鎮。財賦兵革當南朝
之半。故古之英雄皆以爲用武之國。雖曰地利不
如人和。在德而不在險。若以形勢而論。則江陵古
郢。何不可都之有。然於蕭繹則不可也。宗廟社稷
皆在建康。高祖憤簡文弒殞。所當營奉。陵寢伸
至痛之情。糞除祲祧。脩乏享之祀。若弗暇也。正使
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虞。江陵全盛。猶不得
宴安而處矣。今也孝誠不聞。義聲不著。第欲便其

故有因以偷榮。率此爲道。雖使據百二山河之勢。
有千八百諸侯之奉。其爲人圖取。殆不旋踵。又何
江陵建康之擇乎。

魏主謀誅宇文泰。謀泄。泰廢之。立齊王廓。

論宇文泰不
如高歡

三年

宇文泰何以取惡於魏主。以殺元烈也。元烈何以
見誅於泰。以謀除泰也。泰援立人主。身都將相。爲
日久矣。而元烈謀除之。必其行事有不服人心者。
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烈雖謀泄而
死。泰不知自反。行有不得者。而又上及其君。於是

迎駕勤王之績。不足以勝廢君殺主之罪。曾高歡之不如也。而乃羞比桓文。人之能自治者鮮矣。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

老子之言。其害非若釋氏之甚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爲道。則其道亦不從事於務。遺物離人。趨于冲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是則楊氏之所祖耳。或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歟。子曰。過猶不及。故曰中庸之爲至德也。民鮮能久矣。老佛者。皆畔夫中庸者也。畔中庸則爲已。

爲人同歸於弊。或問漢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明黃老者也。其語曹參。特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耳。此一語。非有提提仁義。絕滅禮樂之意。故曹參於齊。於漢。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不加之。以教。則三代之疵也。故曰。飽食煖衣。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加之以教。然後司牧之功成。

論蕭繹不知
鑒簡文之失

而與天地參焉。此豈老氏所能及哉。又况掇拾其餘。以爲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羌。腥薰岱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隍杙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鑒也。其亦愚蔽之極矣。

魏遣于謹等入寇。

蕭繹無父無君。人人之所得討。况鄰之大國乎。宇文舉師宜矣。然而不施文告之辭。則以已有再弑

論宇文泰不省躬

之惡。未出於正也。書曰。惟于戈省厥躬。使泰而省躬。亦何敢於伐人。使泰而無過。雖平江南。一字內可也。至此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湯爲匹夫報讐。而無富有天下之心。其始正。故其終成。其德備。故其功粹。正已而物正。非虛言也。

魏師攻城。城陷。帝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

世有金樓子一書。乃蕭世誠所著者。其言雜出百

論蕭繹讀書不若無書

氏小道，皆不述五經正理，又高自誇大，謂人莫已若也。劉盛有云：苟能行則論語孝經一篇足矣。此猶爲博而寡要者，使蕭繹服膺恕之一言，亦必保其社稷，又何以十四萬卷爲？讀書至是，誠不若無書之愈也。嗚呼！均是食也，有以安身求年者，有以生疾墜命者，夫豈食之罪哉！

帝爲魏人所害，魏人立梁王，晉爲梁王，資以荊州之地，是爲後梁中宗。

論宇文立晉
非善意

也。梁爲侯景所滅，蕭繹又自底敗亡，宇文數千里遣將出兵，爲蕭晉之援，立爲梁後，而資之土地人民庶幾乎古之道矣。雖然，似之而非也。晉者，梁武之孫，昭明之子，而繹之猶子也。尊者親者有失，豈爲下者所當報乎？梁武有憾於昭明，於其死也不爲置後，而王晉兄弟三人，晉已有恨心，養士畜財，以待事變，則非慈孫也。繹以晉據襄陽，得地利，乃父之所自起，忌而圖之，晉請救于魏，以伐其叔父而殺之，則非賢子也。夫興滅繼絕，固將擇其子孫

之可者。而晉豈其人乎。然則宇文立之。良非善意。直欲因蕭氏睽孤削弱而取之耳。又烏足稱揚哉。

敬帝

方智

紹泰元年

初陳霸先王僧辨奉晉安王方智即梁王位于建康。既而齊立貞陽侯淵明為梁王遣兵送淵明歸。僧辨懼遂迎淵明即位。以晉安王為太子。陳霸先討之。淵明乃遜位于晉安王。王即帝位。

論王僧辨執義不堅

齊之納蕭淵明亦猶魏之立梁王肅也。其視江南猶外府。姑使為之主耳。王僧辨執義不堅之人也。

事湘東臨危而不救。奉晉安有急則改圖。立身處國。輕搖易變如此。安得不為人所取耶。

僧辯霸先既生嫌隙。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者。僧辯告霸先為備。霸先因舉兵襲殺僧辯。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謫也。

論陳霸先不必紛紛為相

僧辯之才非霸先敵也。初二公既入淮。僧辯未有所處。凡營落星山。逼石頭城。分布諸將。䟽賊兵勢。身居前行。親敗侯景者。皆霸先也。事既粗定。僧辯居中。出霸先屯京口。霸先取之。之志萌矣。會有告

齊師大舉至壽春。此乃霸先所爲。而僧辨不覺。遂墮計中。而史家以爲非霸先之譎。又一僧辯也。不然。爲霸先諱耳。使霸先大計先定。以天命自處。取之。侯景而非取之於梁。則不至紛紛爲此。狙詐不亦偉乎。

魏宇文泰諷淮安王育上表。請如古制。降爵爲公。於是宗室諸王皆降爵爲公。

二帝三王之列。爵莫貴於公。漢封爲王。非也。曹魏後魏皆常降之。而不能久者。以身兼皇帝之號。則

論宇文志尚足嘉

固以王爲卑。虛之而不用。將必復以爲封。是以不能久也。及宇文氏稍倣古制定六官。故自上而降焉。此則周覺稱天王之本矣。夫宇文德雖不足。而其志尚可嘉。後世有作者。遵仲尼之法。天子稱天王。臣下爵五等。正名統實。旣無誇大之失。而權臣之圖殊禮。希九錫。封若干郡。開國置官。以爲僭逼之勢者。當亦少損矣。

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太師。大冢宰。柱國。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

太平元年

論泥古之跡
有過

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自餘皆倣周禮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然去古旣遠，文不
足徵，而泥其迹，未免於有過。况出入之者乎？周公
位冢宰爲太師，蓋其道隆德盛，非太師不足以處
之。而冢宰正百官，均四海，亦難其人。故以論道之
重，下行端揆之職。此明見於書者也。六卿皆統於
冢宰，以冢宰建六典故也。周公旣沒，召公以太保
兼冢宰必矣。而孔子因顧命之文，謂畢公領司馬。
毛公領司空，則未知其何所傳據。且三公之責惟

均。而地官以下與冢宰必不若是班也。今宇文氏
之制，何所考哉？至於周官之屬，有不當設而設者，
有不當屬而屬者，其舛駁甚衆，皆劉子駿私意所
述。皇王大紀旣已詳辯，此不復云。

王琳兵勢益衰，奉表詣齊，獻款于魏，稱臣于梁。

凡舉事者，能自立則自立，不能則當有所屬。陳霸
先宜不必屬人者也。王琳本湘東王麾下，義不事
後梁，則建康其所宜歸矣。乃屈強于兩間，借勢于
外境，其能濟乎？且琳之所以不歸建康者，耻爲霸

論王琳有才
而不知義

先下也。審能如是，則堅其志，畢其力，死而後已。功之不成，天也。既不免奔齊，又不免歸陳，死於一夫之手，有才而不知義，惜哉。

齊顯祖肆行狂暴，使宰相楊愔進廁籌。

字有一字而數義者，訓故不明，則後來承誤，失之愈遠。漢武踞廁見衛青，廁者牀廉也，亦猶文帝臨廁，謂山岸也，失其義，遂如高洋之無禮。洋之爲是，必以武帝自解。夫武帝駕馭英傑，莫不盡力，若如高洋之無禮，大將軍憫然有不服之心矣。

論高洋無禮

齊裴謂之上書極諫顯祖，謂楊愔曰：「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耳。」顯祖曰：「我且不殺，爾焉得名？」

論楊愔善諫

賢哉楊愔，假小人之言，成君子之事。凡昏愚狡虐之君，於諫已者，莫不疑其要流俗之譽也。至或反易其言，以揚于外，加以無實之事，清而謂之汙，信而謂之詐，欲以敗其名而致其罪，故以諫得名。人主之所甚惡也。楊愔欲救裴謂之，以爲是則不可，以爲非則不可，惟以謂之欲成名後世，中其心之

論相之助大

所憎乃必可免，詭而不失於正。可謂善諫者矣。齊主委政楊愔，百度脩敕，故時人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愔風表鑒裁，為朝野所重，少歷屯厄，及得志，有一餐之惠者，必重報之。雖先嘗欲殺已者，亦不問。高洋無道極矣，得一楊愔為相，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遂得没于牖下，相之為助，其大如此。使其率道而廣任賢才，西并宇文，南收江介，豈難也哉。愔故大族，遭罹禍故，惟餘一身，及其貴顯，細恩必報，大怨不酬，蓋困心衡慮之所益也。夫報恩酬怨者，人之常情也。報恩而不酬，怨非長者不能也。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者，君子之中道也。有恩而忘之，或復以為怨，無怨而致怨，欲人之歸恩者，忤害之小人也。

二年
論宇文護猜忌忍克

周晉公護以獨孤信名重，不欲顯誅，逼令自殺。宇文護之不終其始於此乎。曹孟德以名重而殺孔文舉矣。司馬昭以名重而殺夏侯玄矣。彼兩人者，非能齟齬魏晉之業，特疑之爾。宇文護之慮，亦此比也。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

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曰：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此忠恕不易之道。而姦桀狡險者，顧謂不爲負人之事。則先機失於穀中。以忠恕爲純朴常談，惟力是恃。疑則殺，忌則殺，怨疾則殺。天下若干人，可疑可忌，可怨疾者，豈皆在吾左右前後，左右前後，又豈皆不足疑忌無可怨疾者耶？宗魯之於齊豹，監牛之於穆叔，呂布之於董卓，李猪兒之於安祿山，非所疑忌疾怨者也。宇文護不知此，與獨孤信同爲三公，殺之不以其罪。他日讀酒誥

未終斃於王珽，又豈獨孤信所爲乎？此可爲猜忌忍克者之監矣。

霸先以歐陽頎聲著南土，復以爲衡州刺史，頎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

凡人著績一方，或有聲望爲衆所服，因而任之，未有不成大功者。何則？人心所歸故也。伯夷太公歸周，則知天下歸之矣。微子啟去商，則知天下去之矣。天下之才，惟已爲大惡者必不可用，自餘固難責以全美。人主釋怨棄瑕，無所疑忌，衆以爲可。民

論任人當因
人心所歸

以爲便。則用之矣。或者褊心忌意。記過忘功。固不足道。而以能得人情。轉而它使。則必掩其所長。廉頗在楚。曰吾樂用趙人。故樂毅去燕。不復一戰。而范蠡去越。亦終不能有所爲。人君器使群才。可不知此道乎。

周孝愍惡晉公護專權。李植孫恒亦久居權要。恐不爲護所容。謀共廢之。事泄。護廢孝愍爲略陽公。誅植等。立寧都公毓。尋弒略陽。

論宇文護貽
患身後

諸葛孔明相蜀如二君。劉禪天下庸主。猶知敬而

聽之。中外莫敢謀者。忠信不失。臣道而已矣。在易中孚六四。居近君之位。如月幾望。不至於盈。與日相敵。乃得无咎。宇文護以專取嫌。不知自反。其爲臣之未盡也。而上及於君。不亦悖乎。高歡相魏。孝靜致恭。惟謹。事必奏聞。猶未免專橫之過。護反不如。豈特李植孫恒誤略陽之罪哉。前人所爲。後人所師。宇文泰卯辰其君。動輒廢弒。習慣爲常。不知其子從自及也。忠爲令德。猶且不終。其父析薪。子弗克負。况以廢弒導之。取快目前。而貽患身後。曾

是以爲智乎

陳紀

高祖

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卽位于南郊。丙子，幸鍾山祠，蔣帝廟。庚辰，出佛牙，設無遮大會於闕前膜拜。

陳高祖卽位南郊，祇見上帝矣。祖考之廟，猶未立也。遽蹈梁武卑賤之迹，則知五十餘年，佛教成俗，雖英姿遠颯，猶狃於風化。故以帝王之尊，卽位纔五日，按行故事，於觀闕前效胡人拜伏，而不以爲

論陳高蹈梁武卑賤之迹

耻也。且其所以設會而膜拜者，何爲也哉？爲報歟，爲祈歟？曰報者，霸先自西江督護討賊立功，馴致大位，非以祈而得也。曰祈者，旣稱爲天子矣，又何祈哉？且天地神祇，尚不可以非理而禱，矧彼朽骨，又何能靈？霸先興邦，固非愚主，而尚爲是，竊度梁室行之旣久，其威儀物采，有司未嘗廢。故霸先舉之，其明年又幸寺舍身，益可證矣。自東晉而後，佛法盛行，非惟人主多惑其說，至於名卿賢士，亦莫不尊而信之。在梁武世五十年之久，惟韋叡不與

二年

時俯仰。而荀濟深論其非。餘無人焉。同乎流俗。合
乎汗世。能自拔者。豈非豪傑之士哉。

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其友王
晞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不可。宜一切約
絕。演從之。

論奸人遠朋
比之迹

序爵俊又列為百官。宰相之職也。人主不能遍識
天下之士。亦無不委宰相之道。故宰相得用人。不
自疑也。其有以爵祿市私恩。則不繫乎其人之謝
與不謝矣。如其公也。不謝固善。雖謝庸何傷。如其

私也。無謝之之文。而有謝之之實。則不若公而謝
之為愈也。擅權姦人。欲遠朋比之迹。凡除官者明
絕其謝。而被除之人。皆腹心耳目手足也。外疎而
中密。形睽而情親。刺謁不通。而賄賂通。足跡不進。
而計謀進。人主見其著。不知其微。國之移也。無日
矣。

周太師護歸政於周王毓。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兵權有國之司命。聖王執而不失。堯不誅四凶。以
天下與舜。而舜誅之。則唐之兵權在舜矣。舜不征

論周毓不能
收宇文護兵
權

三年

有苗。以天下與禹而禹征之。則虞之兵權在禹矣。康王由元子爲儲副。其嗣位何疑。而成王將崩。命召畢相之。召公乃俾仲桓南宮毛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居憂爲天下主。夫虎賁天子之禁旅也。于是而授之以兵也。自堯舜至康王。帝王垂世之法備矣。而莫不謹於兵權。老子所謂利器不可以示人者。然則人主可失此權乎。姦臣擅國。未有不兼掌兵權。其弑父與君。未有不得兵權而能之也。人主失此

權。是舉太阿授人以柄。難乎其免矣。宇文倣周建六官。護旣歸政。猶總軍旅。是又兼司馬之任。果何意耶。周毓不能收也。是以及於難。

上崩。上臨戎制勝。英謀獨運。爲政寬簡。不輕調發。性儉素。後宮無金翠之飾。

陳高祖之勇略才智。江左一時無與角者。故能奮由遠宦。以取大位。雖享國日淺。迹其過舉。益亦甚少。所可恨者。無宰相也。自古大聖人爲天下亦必求賢爲輔相。以助已。宰相又廣求人材。布之內外。

論陳高祖不能求賢相

然後天下無廢事而治道可立，豈有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同功共事，赳赳武夫五六人，而能開物成務，建不拔之基者？若夫奉身儉約，爲政寬簡，此特爲國之一節耳。豈世衰道微，無名世之士，可爲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世祖文帝

齊顯祖盡誅諸元凡七百餘人，

元魏固多賢君，至孝文奄旬中土，其治行尤美。江

論玩兵恃武者難乎有後

綱目節錄其文

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爲高洋所勦，幾至於殲焉。是何也？自拓跋珪以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寬仁好儒，變革舊習，然二十年間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不得已而殺人，不得已而不已，是以人爲嬉，以殺爲儼，天之所惡也。天之道生而已矣。天子之德好生而已矣。司牧人而多殺人，將爲子孫計，不亦左乎？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或曰：帝王之裔，自鮮克全，以其奉養厚，暴殄多，盈虛消息，理所必致，是或一道也。然唐虞夏商之後，值

論史管身 卷十四
聖人繼踵，誅其無道者一人，其餘固不盡勦之。選賢疏封，爲國恪賓，其禮厚矣。雖秦滅周，漢滅秦，去古已遠，猶不戮其族屬。獨自魏晉以來，乃肆其忌疾，至南北朝而尤甚。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高洋奪魏，盍爲置後，使統承先王，乃至於幾無遺種，又烏可以人理期也。周崔猷建議，以爲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稱皇帝。周主從之。

論崔猷議陋

陋哉崔猷之議也。夫聖人則固沿革因時矣，非聖人而或沿或革，豈能得其當乎。稱皇者三，稱帝者五，稱王者七十有餘主，豈不知合皇帝而稱之，以理不可也。孔子慮關百世，制爲定法，加天於王，其義遂備。此乃有沿有革，無時而不宜者矣。且天子之爲是號也，非威天下也，正其名以統實，猶穹然而覆，名之曰天，豈威之云乎。

齊顯祖殂

高洋無道，比紂爲浮，夫如是奚其不喪。曰：此可見世衰道微之極矣。齊東昏之無道也，蕭衍治之，不

論高洋無道而幸免

待聖王有作也。自蕭衍而論，德非湯武，寧無口實之慙。由東昏而言，罪同癸辛，豈免檀車之伐。而高洋乃獲死于牖下，則當是時，求一蕭衍亦不可得。豈天地之氣漸以漓薄耶？何爲使洋肆於民上，縱其淫虐，而皇天上帝無震怒之情也。雖然，由堯至五代三千年間，其爲無道而幸免如高洋者有幾。則恢恢之網亦云密矣。豈可恃哉。

天嘉元年

齊太子殷立，事決於常山王演。楊愔以演與長廣王湛地位親逼，恐不利於少主，心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勅多不關預。王晞謂演曰：「若使他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耶？演默然。愔議出二王爲刺史，二王大會百僚，愔赴宴，執而殺之。

論王晞真小人

演與愔二公之所以處已處人皆有失，而愔終爲君子。是以及禍，演之失在於過聽王晞，而愔之失在於謀出二王。雖然，愔爲社稷計，乃公心，而晞勸演者一身利害，乃私意。其失則同，其所以失則異矣。使愔稽古者親賢並用之義，與演輔政國權散

主不屬一人。則演亦安能遽爲嗣君害。故其出之也。乃所以激之也。若晞則直欲贊演爲欺孤之事。其情惡矣。情之相齊。主昏於上。政清於下。使高洋得保首領以沒厥功。茂矣。演欲報怨。出之可也。廢之可也。執而殺之。是洋之不如也。晞有憾于洋。志不得逞。而假手常山。致毒濟南。真小人哉。雖然。成敗已矣。而情終君子也。

演謂王晞曰。不用卿言。幾至傾覆。今君側雖清。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事

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

論王晞巧言
亂德利口覆
邦

綱目節錄其
文

高演以神武之子。而婁太后爲內主。在昆弟中。又孝友有令望。而顯祖淫昏酷虐。無恩在人。其子弱植。此廢興之定勢也。而王晞之言。何其悖歟。天時之無舛。卽人理也。人理之不逆。卽天時也。下盡人理。上順天時。乃名教之正道也。晞欲遂其邪謀。速演篡奪。以名教天時人理。分爲三事。所謂巧言亂德。德利口覆邦。惜乎演之從之也。

初江陵之陷。長城世子昌沒於長安。至是周人歸之。

昌致書於上，辭甚不遜。上不懌，封昌衡陽，上遣使迎候濟江中流，隕之，使以溺告。

昌爲俘鄰敵國，非其國矣。文帝何忌耶？以高祖之故，推昆弟之情，閔其離外之患，而失嗣世之尊，矜其備嘗艱難，而加友愛之道，則文帝何訾焉？必殺之而後快其心，不仁亦甚矣。雖然，昌亦有以取之也。歸自他邦，國有成主，而書辭不遜，是將何爲責？其不待已耶？怒其不見讓耶？是皆理之所不可行者。而昌率意以犯之，則亦足以殺其身矣。

齊太皇太后下令，廢殷爲濟南王，以演承大統。肅宗卽位，以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問之，晞曰：我閱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人主恩私，何由可保？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王晞力辭要官，而以得志易顛，恩寵難保爲戒。則晞之說演使速取國者，其心非爲富貴，直欲報顯祖之欲殺已耳。夫顯祖不道，有絕嗣之理，而晞則不當懷此心。非惟君不可報，以君之故，遷怒及其子，不亦伎乎？雖然，其辭要官而不居，以得志易顛。

論王晞不當
懷報顯祖之
心
綱目節錄其
文

恩寵難保為戒則可取矣

二年

周以冢宰護都督中外諸軍事令王府總於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論宇文護有武篡之心

天下有事同而情異跡類而勢殊者不可不辯宇文護使五府總於天官是矣以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也而又存都督中外諸軍之職則大司馬何用焉其把握兵柄不肯去手如此苟無弑君篡國之心則無庸爾矣周六官之屬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各有體統是故分職而治今盡總於天官

則五卿為虛設且又冢宰先斷後聞則人主尸位而已是豈成周設官之意哉事無巨細權臣專決人主所得知者幾何非有弑君篡國之心則不為爾矣

齊主初許長廣王湛為太弟既而立子百年為太子湛心不平

論齊主制命非義

昔成王幼剪桐葉封唐叔以為戲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請遂封之柳宗元以為非曰弟當封者周公宜以時言而封之不當封者周公乃成其王不中

之戲以地與人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其婦寺亦將從之乎是大不然自三叔壯長周公尚不知其將叛况於唐叔之小弱又必在所封乎為其少也適未及言成王既戲而封之斯亦可封矣于以輔益王之誠信啟其心而防其後是師道之善有如不當封或小人或婦寺王欲封之周公又成之是周公戰國大夫之不若也故處事守正而酌之以權然後弗畔於道惟尚論亦然今齊主既有子而以太弟許湛是制命之非義者也若居齊國之常

則舍子而立弟亦由行殷之道矣不然輕諾寡信口惠而實不至怨災之所及也他日百年斃於亂梃非世祖實殺之乃肅宗自殺之耳

齊肅宗疾亟婁太后視之問濟南所在者三不對太后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詔徵長廣王湛嗣位帝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善處之勿效前人也日殂臨終言恨不見太后山陵顏之推曰肅宗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諱至此不學之故也

高歡諸子惟演也差賢事母孝於諸弟友使從母

論齊肅宗以不得終事其

毋為歎

之言。不過聽王晞廢君而弑之。真得孝道。為齊之賢主矣。顏之推以不學少之。誠哉是言。肅宗臨終。恨不見太后山陵之推。謂其不知忌諱。迹演之心。亦以不得終事其母為歎。其心則孝言不媿耳。此未可以不學斷也。

齊肅宗遺命至艱。湛猶疑其詐。使所親詣殯所發而視之。既復命。湛喜。馳赴晉陽即位。改元。是為世祖。

象弟也。日欲殺舜。舜不藏怒。不宿怨。一於親愛而已。况為人弟。而兄又無見殺之意。則當如何得遺

論高湛亟欲其兄之死

詔而不信。聞定死而甚喜。是處心積慮。欲其兄之死也。久矣。施諸常人尚且不可。而况尊則君也。親則兄也。而至於此。其異於操刃而弑。能幾許哉。繼世之君。必逾年而後改元。以一年不二君也。故不改於即位之初。以不可曠年無君也。故改於畢喪之後。此古者之制。有仁有義。中禮之節者也。今高氏兄終弟及。與繼世等。乃不待逾年而改元於即位之日。已則無君。何以責人之忠于我乎。一時行之。大臣不規。具臣不諫。書諸史策。垂之後世。而其

處心積慮欲其兄之亟死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將誰欺欺天乎

齊主逼通昭信李后曰不從殺爾子后從之既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耶腹大故不見兒后大慙生女不舉齊主怒殺紹德后大哭齊主裸后亂槌之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送寺爲尼

李后之從湛不過畏死與愛其兒也誠使知義則義重於死死又何難人之脩短則有命矣智不及

論李后失身

此一失其身既不能免其子而折辱之患有甚於死者故古有女戒焉。師傅以之教詔而賢婦人未有不知經旨者也。李后以媪爲叔所侵凌後事之師也居其位當其事不知古有明監躬蹈覆車如一軌可歎也哉。

四年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于謹爲三老周主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主親袒割牲跪設醬豆食畢北面而訪道謹起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主虚心納諫天下乃安有功必賞

論三代而後
鮮行饋餼之
禮

有罪必罰。則善者日進。惡者日止。去食去兵而信不
可去。願守信弗失。言行者立身之基。天子之過。人莫
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已致治之要道也。學士大
夫。既知古矣。處今之世。五六十年。其更治亂事物
之變。亦又多矣。其志守堅定。血氣向衰。亦不競於
利欲矣。故王者將求多聞。知過失。訪疾苦。以求諸
大臣左右。爲未足也。而又養老以求之。然三代而
後。寥寥千五百年。行饋餼之禮者。不越數君。而有

言如于謹者。抑又甚少。此非牽制違拂難行之事
也。且希闊如此。其好名慕古。以聳一時觀聽。而爲
之。則未有真得進言之益也。嗚呼。古之善政。若井
田封建之類。其遂不可行於世耶。

齊侍中和士開。姦諂百端。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
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
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齊主大悅。自是數日一視朝。
書數字而已。

和士開所以語齊主者。姦臣之所同也。顧大姦不

論奸邪先盡
若心

言而士開言之耳。凡大姦邪欲竊國命，必先蠱其君之心。君之心誠蠱矣，然後惟我所欲爲，雖易其耳目而不知，蠱心之術非一端，惟得君所好而逢之，則其術必中，而蠱爲甚。蓋人之嗜好不齊也，憚勤勞則好以暇豫，歎費出則豐以金帛，恐其居處無所爲也，則鼓以聲樂俳優之戲，恐其遊賞有所厭也，則新以陂池臺榭之觀。此在蠱術中最爲切身而必中者也。人君有一于此，則昏荒倦怠，生而威福之柄移矣。故忠於君者，惟逸欲般樂之爲戒。

太師周公其人，也。作無逸，告成王，言及稼穡之艱，小人之勞。文王不遑暇食而興，商受酗于酒德而亡，丁寧反覆，未嘗以成王不得逸欲般樂爲歎。思所以附益之也。苟反是道，則周公爲欺我，而士開爲愛君。施文慶虞世基楊國忠之徒，以功名始終，無隕首沈族之禍矣。

齊殺樂陵王百年，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故殺百年以厭之。

知命之學，非易非難，命出於天，無形聲可見，如何

五年

論高湛不知
宋景公漢成

其知也不為難乎，而古之人臨難不懼，委命而死
者甚眾，其知之也不亦易乎？不知者固眾，人所同
也。其委命而死者，亦未必知也。然則如之何？亦義
之與比而已。白虹圍日，赤星見，是時天下四分，不
知誰實當之。齊王自以為憂也，曷亦脩德而殺猶
子以厭之，是無義命也。災咎之來，若其可移，明者
猶不為，况不可移而殺無罪乎？高湛不知宋景公
漢成帝之得失，使百年罹酷，嗟夫！以身率人，人猶
有不化，不行諸身，而望人從已，此恃強逞力者之

同弊也。婁太后戒肅宗曰：勿殺濟南，而肅宗殺之，
曾不為其子計，復以勿殺百年託之世祖，彼亦不
從吾言而從吾行耳。

初周晉公護之母在齊，及護用事，齊人以歸。突厥約
周共擊齊，護新得其母，欲不許，而恐突厥為患，不得
已，發三十萬人同伐齊，護無將畧，是行又非本心，故
大敗而還。

晉公護既得其母，而未有齊釁，則當謝突厥之兵，
乃違心而行，以二十萬眾大敗于敵，幾何其不喪

論字文護理
曲而氣餒

人之國取。或曰項羽已歸太公呂后。漢高從而伐之。不與是類乎。曰不然。劉項爭天下者也。是時羽勢已弱。故漢王遂乘之。宇文與齊相攻。則異乎此矣。設使周主脩東山之怨。而命護將。護猶當有辭。况慈親初歸。邊無大警。遽黽勉從人。爲不得已之舉。且師之老壯在曲直。護理曲而氣餒。其能濟耶。上不豫。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安成王項侍疾。太子柔弱。上憂之。謂項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項涕泣固辭。上謂仲舉奐曰。四海事重。宜立長君。朕欲近則晉成。

天康元年

遠隆殷法。卿等宜遵此意。奐流涕曰。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廢立之事。臣不敢聞。上曰。古之遺直也。乃以奐輔政。

司馬氏曰。孔奐處腹心之任。決社稷之計。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如竇嬰面辯。爰盎廷爭。以絕覬覦者之心。以爲誠耶。則當請下詔書。明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然。則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柰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以求合。及其旣沒。則權臣移國。

論孔奐當請
立安成王

而不救。嗣主失位而不死。謂之遺直。豈不悖哉。託孤重任。自古所難。死之非難。而濟之爲難耳。故受遺輔幼。能勝者鮮矣。向使陳世祖用殷。不佞蔡景歷。猶未可知。孔奐豈其人哉。或曰。當世祖命項。及到仲舉。孔奐之時。宜何以對。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平居小事。猶不可不盡。况授受之際。存亡所繫。而敢避逆意之憎。獻詭隨之論乎。則當對之曰。太子柔弱。慈親所悉。中外共知。臣等奉承詔命。敢不以死繼之。然事有不克。將如何處。如此世祖必疑。

而復問。然後請立長君。隆殷則晉。如詔旨所云。封儲君以大國。而廢弑之禍息矣。方是時。項得政已久。權勢隆重。如竇嬰爰盎之爭。祇爲空言。如荀息肥義之志。死亦無補。故權其重輕。不失於義。請立安成王。其可也。

臨海王

中書舍人劉師知見項地望權勢。爲朝野所屬。心忌之。謀出項于外。爲項所殺。右將軍韓子高與師知同謀。事未發。項誣以謀反。死獄中。

光大元年

論陳瑛殄滅
忠良

劉師知欲出安成王于外。此國計也。夫亦何罪，乃誣奏而殺之。韓子高與師知同謀而未舉，瑛乃誣奏而殺之。方世祖以太伯之事命瑛也，瑛涕泣固辭。至是乃欺陵孤寡，殄戮忠良，雖暫得尊榮，而嗣世傾覆，由所以取之非其道，故天之報之如此，可不監哉。

二年
周于謹卒，謹勲高位重，而事上益恭。每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

論商鞅于謹
所為不同

商鞅在秦，使多力者驟乘，持矛者傍車，一物不具。

則不敢出于謹。在周朝參所從，不過二三騎。二人勲俱高，位俱重，而所為不同，何也？何謹之履道坦坦，而鞅之多畏也？謹無怨於人，而鞅者怨之所集也。或以能任怨為賢，曰：人之所不敢為，與所不肯為，我皆為之。怨者必衆，我之為是者為國事耳。愚以謂不然，貪利則人怨，專權則人怨，慘虐則人怨，拂衆則人怨，為己而不恤人則人怨。若夫不貪利，不專權，與人同欲，不以己私而用刑辟劫之也，則人何怨之有？故二帝之臣無任怨者，舜之怨謂不。

得乎親也。三王之臣無任怨者。周公之怨謂不得乎君也。是怨也。自然自艾之。謂非憾忿疾怒之比也。貪利專權。拂衆爲已。以刑辟劫之。致天下憾忿疾怒。則一切不卹。曰吾任怨。吾任怨。以是自賢。此五經所不載。孔孟所不道。凶愚之人耳。

高宗宣帝上

項

齊太尉叡司空婁定遠出和士開爲兗州刺史。士開載二美女一珠簾贈定遠。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力特全其命，謹以爲謝。定遠喜，問曰：欲復還否？士開曰：

大建元年

在內久不自安，但乞王保護，長爲大州足矣。士開請入辭二宮，定遠許之。士開見齊主及太后，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因慟哭。齊主太后亦泣，問計。士開曰：正須數行詔耳。於是出定遠爲青州刺史。叡入諫，遇害。士開復爲左僕射，定遠歸其所遺，加以珍寶。

論婁定遠納罪人之賂

婁定遠欲去和士開，曰：爲其姦貪諂媚以亂政也。方且逐之，而愛其二女子，一珠簾，是納罪人之賂也。則何以治士開矣。心爲利昏，則幾事在前而不見。士開之貨定遠也，亦猶晉人以璧馬假道於虞

耳藏之外府。終必取之。士開既留。女簾復返。定遠不爲是。亦不能免矣。故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著百越。自華皎叛。帝疑之。徵爲左衛將軍。紇遂反。詔章昭達討紇。

論陳高虧君
臣之義

莊子曰。凡事其始作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高宗初。若平心公道。不殺劉師知。闕畧韓子高。則華皎。歐陽紇。無自而反。皎。紇。皆有功於時。撫藩良將。牧也。以殺劉韓之故。懼信越之醢。不敢自安。高宗於此。遣信臣降手詔。推誠慰諭。彼必罷師。若再三不從。

然後興師。亦未爲晚。乃不知罪已。速出忿兵。雖克捷成功。然虧君臣之義。失御下之道。慙德多矣。齊和士開威權日盛。嘗有人士參士開疾。鑿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甚易服。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爲之強服。疾遂愈。

論富貴易入
情性

莊子爲寓言。謂得車之多者。豈舐王之痔歟。蓋無是事也。以譏好富貴者無所不至耳。亦不謂後世誠有此人。至於嘗糞如齊士之媚和士開。唐人之諂魏元忠者。然後知世誠有此人。吁。可悲已。夫目

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性也色必極美聲必極和臭必極香味必極備然後爲快情也四者少有不善必麾而去之而於臭味則尤甚焉求富貴之人凡欲稱此而已今以求富貴之故反易其情性以狗彘自爲其意不過曰吾所失者少而所得者多所辱者秘而所榮者顯然亦不可名之以人矣是故孔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也無所不至則上而弑父弑君下而食狗彘之食凡可以得者皆爲之也夫理義

出於人心其可否豈不猶鼻口之於臭味歟意在富貴而直道不可取也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財當節則以爲不必節民當恤則以爲不必恤天變可畏則以爲不必畏公議可從則以爲不必從人而如此則是有目而以嫫母爲正色有耳而以桑間爲正音顛倒迷謬有異於嘗糞者幾希矣夫所以陷溺其心至於此極者利欲而已矣其端甚微其失不可救君子可不慎乎可不以義爲質而戒富貴之貪乎

三年

論斛律光有
功而不伐

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未嘗伐功。

有功而不伐，與有功而不受賞者，上也。受少辭多者，次也。賞與功等，又其次也。功少而賞多，耻也。無功而受賞，民斯為下矣。失也。而以為得，辱也。而以為榮，似安而實危。若治而實亂，此非功也。而以為莫大之功，受甚重之賞，萌不厭之心，為無窮之計。如董卓、王莽之徒，凶于身，沈一宗而後已也。夫以斛律明月之賢，有功而不伐，猶不克終，然則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下義其罪，而上賞其姦者，吾為之懼矣。

齊段韶卒，韶有謀畧，得將士死力，功高望重，而雅性溫慎，得宰相體。

論段韶不足
以當宰相

段韶固齊之良臣也。史謂其得宰相體，則恐譽過其實也。得非以韶溫雅周慎，而與此名乎？夫溫雅周慎，士之良德，不足以當宰相。必也識造幾微，慮周久遠，德足以服群行，道足以處常變，其量有容，其心不倚，坐於廟朝，百官以職，百姓樂業，四夷賓

服巍巍浩浩如深山大澤人不見其運動而威聲之所鎮壓惠澤之所浸灌天下晏然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則宰相之體也段韶之時齊之小人交亂內外韶不能有所諫止又久於其位烏在其能賢世衰道微賢人君子以簡易之道行正大之情上不求合於人主故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之者寡不悅之者衆而和厚愿慤之人往往久於柄任至有謂鼻能吸醯三斗然後可以爲相者世傳其說謂信然也嗚呼安得伊尹

傳說諸葛武侯之徒而爲之執鞭哉

四年

周晉公護問庾季才曰比日天道如何對曰上台有變公歸政請老則享期頤之壽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所知護沈吟久之曰本志如此但辭未獲耳

宇文護官尊位重榮祿兼極無以加矣問天道於庾季才者又有弒逆之謀也一之爲甚至于再矣護雖秉大權而無次立之勢既弒二君又屢殺近臣持此能全者鮮矣若從季才忠計猶可以後死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能無玉珽之及

論宇文護當
從庾季才忠
計

乎。

周主既誅晉公護，始親朝政，遷齊公憲為冢宰，實奪之權，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受命，晉公復執大權，豈有天子而制於人哉？卿侍齊公，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以白憲，憲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

君道利宣上，人疑則百姓惑。故伊尹稱湯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王者之心，因言以宣，如天覆日照。

論周武帝亦
晉周子之次

蕩蕩皜皜，人莫不見，則天下服而禍亂息矣。禍亂之生，皆以君心蔽暗，多疑喜猜，於親族臣鄰，務存形迹，平時有過失，含容不治，或反以張之，比及大惡，然後裁處，其所傷必多矣。晉欒書既弒州蒲，迎立周子，周子令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庸非天乎？抑人求君，使出令也，立而不從，將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諸大夫曰：敢不唯命是聽。周子于時年十有四耳，控制強卿，纔十許言，而意六七變，抑揚開闔，情達而

理盡。此其所以遂霸也。周武帝所以語裴文舉諷齊公憲者，明白無隱，亦其次矣。

齊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見輒罵曰：「小人，穆提婆求娶光女，不許，祖穆皆怨光，共為誣言，白齊王誅之。」

斛律明月能為將矣，相則未也。方是時，韓長鸞穆提婆祖珽之徒，濁亂齊室，光為上相，進賢黜姦，乃其職矣。不能明告於君，數諸人逃國之罪，放流殛竄，而以空言肆罵，夫將何補？若自量智力不足辦

論斛律光能為將不能為相

綱目節錄其文

者，委權而去，猶或免於滿溢，而光之智皆不及此，其及也宜矣。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克之，以中書侍郎李德林、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館事。

李德林、顏之推，在齊稱賢者也，舍其文學而質其行事，難乎免於君子之責矣。高緯據國，濁亂之時也。祖珽秉政，小人之相也。李顏二子，儻有器識，必不踐貴任。况肯為珽所引拔乎？時事屢變，懷祿容

五年

論李德林顏之推難免君子之責

身無伏節死義之操。蓋見于此。孔子曰。事君者非其人弗自。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主。自者。榮辱之本。主者。成敗之幾也。故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謂此類也。

齊祖珽頗收舉才望。增損政務。沙汰人物。黜諸奄宦。羣小爲致治之本。陸令萱穆提婆等共譖之。出珽爲北徐州刺史。

父而不正。不可以教子。故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君而不正。不可以帥臣。故曰。不能正

論祖珽不能正身

其身。如正人何。宰相師長百僚。尊不及君。而親不及父。而以不正自爲。其不可行也必矣。雖嚴刑峻法。控勒于下。足以禁其口。而不足以服其心。能行於暫而不能行於久。故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祖珽盜竊贓汗。囚廢爲民。交結宮婢。乃至宰相立身如此。而欲收人才。黜嬖寵。舉治道。是猶候直景於曲表。挹清流於濁源。飛廉而談忠嘉。季躒而語仁義。無此理矣。李訓鄭注王伾叔文。皆祖珽之流也。人主無知人之明。悅其才辨。喜其敏給。而付以國

政鳴呼殆哉。

齊蘭陵武王長恭美而勇，以印山之捷，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爲蘭陵入陳曲。齊主忌之，長恭頗務聚斂，所親尉相願問之曰：王非以印山之捷，欲自穢乎？是避禍而速之也。長恭涕泣問計，相願曰：王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齊主醜殺之。

論長恭非見
幾之君子

功名之際，人臣已難處矣。若同姓有嫌疑之勢，尤所難處也。以事昏暗之君，處之尤所難者也。長恭當如之何？屬疾在家，勿預時事，猶未足以自保，必也無宮室屏墉之壯，無爪牙馬仗之衛。貴而降，富而貧，遠不爲疎，邇不爲戚。謝絕賓客，門巷蕭條，其庶幾乎。尉相願雖勉之退藏，長恭尚且遲回未決，則策之進乎相願者，又豈能用乎？故不俟終日而作，非見幾之君子疇克爾哉。

齊國子祭酒張雕，以經授齊主，齊主甚重之。雕與寵胡何洪珍相結，穆提婆韓長鸞等惡之。洪珍薦雕爲侍中，大見委信。雕欲立效報恩，議論無所回避。省宮

掖不急之費。禁左右驕縱之臣。獻替帷幄。以澄清爲已任。長鸞竟誣以謀反。殺之。

執經侍人主。儒臣之至願也。講明正術。可以裨益君德。敷宣往監。可以輔成治道。功有大於是乎。然人臣不能自進。必有舉而揚之者。不可不慎也。輔弼賢人也。公心而薦賢。人主好學也。虚心而從善。雖子思孟子。亦將幡然而起矣。有一不然。君子不屑就也。今張雕侍讀齊君。義兼師友。其合與不合。視道之從違可也。乃交結嬖人。欲行其志。遠則不

論張雕交結
嬖人欲行其
志

綱目節錄其
文

稽癰疽瘡環之訓。近則不戒。商君景監之事。其意必曰姑與之合。少貶無傷也。而可以成大功。是其用經不如王良之用轡。忘詭遇之賤。冀十禽之獲。志不得就。用殞厥軀。末哉雕之爲儒矣。

六年
周文宣后薨。周主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內之服。亦令依禮。

論周高祖不
學

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

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爲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群臣。非所以教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廷之寇。與師伐鄰。此皆禮所不得爲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使高祖至心如魏晉二君。而講禮如孝文之詳。訓臣下以方喪三年。不出遊幸。不動兵革。以終禮制。雖三代

何以加諸。

周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令還俗。

物壞則蟲育。木朽則蠹生。人少則禽獸繁。氣衰則

邪沴入。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王不作。三綱淪

九法斁。於是反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遏矣。時

君世主。間欲攘而闢之。然嗜好有偏。扶此抑彼。是

猶吹波助瀾。縱風止燎。故不旋踵而弊復作。又甚

於前焉。魏世祖黜佛善矣。而信寇謙之。唐武宗黜

佛善矣。而信趙歸真。此二道士荒虛誕妄。乃禪宗

有見者所訶斥也。夫安能與佛消長乎。然則周武帝無所偏好。老佛並罷。何爲亦不能絕而又復也。曰。欲養人者。必焚山澤。驅虎豹。放蟲蛇。而後人得其養。欲安身者。必固元氣。去壅底。消陰慝。而後身保其安。欲闢異端者。必隆儒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教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重以嗣子狂昏。不遵先志。使美行善政。旣行而沮。惜哉。非天數也。乃人事未善焉耳矣。

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性殘虐。嘗見婦人抱子。奪以飼狗。婦人號哭。綽怒。併婦人縱狗食之。齊主鎖至行在。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蠍於器。置狙其中。齊主卽命索蠍一斗。置浴斛。使人裸卧。以爲笑樂。由是綽大有寵。

論高緯率獸食人

自有生民以來。列聖群賢。相與建立扶世之具。凡以愛養斯民。使免於夷狄禽獸之害而已。昔者成湯與葛伯同爲諸侯。葛伯殺一饋餉童子。湯爲是興師。攸祖之地。室家相慶。以其爲匹夫匹婦復讐也。而湯之王業。由此而成。然則天下之大。情可見。

矣。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乃率獸而食人，是自為獸也。高綽不仁至此，而高緯顧寵任焉。蓋不待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之徒，濁亂政事也。有王者作，弔民伐罪，自婦嬰載，斯可矣。

監豫州陳桃根表上織成羅文錦被各二百首，詔焚之。

作為奇巧以蕩上心者，陳桃根也。羅文錦被，夫何罪焉。義當詰責桃根，貢篚不式，削其官任，以戒中外。猶恐不能絕也。今徒焚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

七年

論陳桃根當

詰責

綱目節錄其

七年

論周武忘哀
即戎

謂上於我本無怒心，姑以敦朴示天下耳。他日未必不復嘗試其君，終將納之。唐明皇先儉後奢，而佞臣以所獻精美受賞，此其效也。

周主自將伐齊

禮在喪無外事，惟金革之事無避焉。亦謂其可者耳。其不可者，固弗之許也。魯侯初宅曲阜，斬然在衰絰之中。而徐夷並興東郊，不聞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孔子取其誓言，編之於書。其取之若是何也。門庭之寇，侵逼既急，于是而曰吾服

喪無外事。使宗社不保。又焉得爲孝乎。故禮設金革無避之條。謂此屬也。若夫國家安靖。邊鄙不聳。貪利而動。忘哀卽戎。斯乃不孝之大者。人徒見夫禮言金革之無避也。而行之。而昧於不可之理。是以多失之。春秋備書爲戒。深矣。若周武者。其犯斯戒者歟。

周主宴群臣。王軌因言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有反相。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

論周王拒諫

八年

綱目節錄其

爲國家遠慮。以大業付齊王憲。豈遂亡乎。高祖雖數問東宮於諸臣。實爲私愛。以牽意。專在其子。惟恐他人得之也。不知唐虞爲天下擇人。尚付諸異姓。東宮旣不才。有子又幼弱。有垂亡之勢矣。曷若授之齊王之爲愈乎。其語王軌。天命云者。拒諫拂然之意乎。吁。亦蔽矣。

周克齊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旦午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常事。何用急奏。至晚平陽陷。

論荒樂縱恣
所以爲憂

孝子之事親，以父母悅懌爲得，故本之以深愛，達之以和氣，承之以愉色，要之以婉容，父母之心，一有不悅，則求所以悅之，故曰悅親有道，而舜之大孝，至於底豫而成矣。資於事父以事君，率是可乎。曰：父子以天屬，君臣以義合，資於事父以事君，所可同者敬而已，其所以順乎親，與所以獲乎上者，其道固不同也。有諫，有拂，有箴，警，有勸，戒，德義不脩，則言之，政事不善，則言之，百姓不安，則言之，寇盜畔亂，則言之，三辰失行，則言之，山崩川竭，則言

之，水旱饑凶，則言之，敗兵失土，則言之，小人亂國，則言之，危亡有徵，則言之，凡此皆所以聳動君心，使知畏懼，不敢肆乎佚樂，兢兢業業，日慎一日，然後爲君之樂可保，是謂先天下之憂而憂，憂以天下，後天下之樂而樂，樂以天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共由，而稷契臯伊說旦召畢之所以忠於所事者也。今穆提婆高阿那肱，惟知使高緯耽樂之從，或曰：且當行樂，人生如寄，或曰：大家正爲樂，勿奏邊急，而緯信其言，亦復酣飲鼓舞，奏音度曲，號無

讀史管見 卷十四 五
愁天子自一時觀之信足樂矣俄而險隘不守師徒潰敗身爲俘囚繼以誅滅前日之樂無可把玩而悲憂慘辱不可勝任是則戒慎憂懼乃所以爲樂而荒樂縱恣乃所以爲憂豈不昭昭然易見乎穆提婆高阿那肱蟣虱糞壤曾何足言然世之君子以容悅事君惟恐君一日不樂陷於提婆那肱而不自知也故因列事君之道異乎事親一以仁一以義天下之大戒也

齊主敗走穆提婆降周周主以提婆爲宜州刺史詔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於是降者相繼

論周高祖不知取法周公綱目節錄其文

穆提婆導其君於淫樂亡齊之臣也周高祖聲言其罪執而戮諸齊境則齊人悅服矣旣不能然又寵秩之且以官爵誘降齊之臣子是好賢不堅惡惡不著急於近利而昧於遠圖行於齊非所以伐罪弔民施於國非所以教忠明義不學之過也昔周公旣誅紂則其從惡之臣必同時殄絕而孟子曰伐奄三年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于以見商之垂亡飛廉奔奄安則逢君危則逃難奄又助紂納

其逋播。故周公克奄。亟戮飛廉。而微子來歸。則封之於宋。以代殷後。其禮賢去惡。明白如此。而周高祖不知取法也。世之人見理不明者。往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爲亂。故當決決之時。不能爲揚庭之事。曰小人不可盡去。亦務爲中道可爾。是不明乎消息進退之理也。夫之義以決盡陰柔爲光。而復之義以君子朋來爲吉。豈曰小人不可盡去乎。如以小人不可盡去。則君子亦不可盡用。是舜之舉十六相當舉其八。而去四凶當去其二。以是爲

中。不亦賊道乎。然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者。何謂也。曰治小人者。刑當其罪。斯已矣。惡怒之困苦之。如晉之於欒盈。錮之又錮。使無所容。則亂心生矣。豈與戮防風。放驩。堯誅飛廉之事。同日而語焉。

九年。
齊主禪位於太子恒。恒生八年矣。尊齊主爲太上皇帝。

論高緯儂猾
甚哉高緯小人之見也。周師初侵。四境未動。以五世強國。苟能如秦穆公。齊威王。漢武帝。

洗心自悔。下哀痛之詔。誅姦佞之臣。盡改前愆。用
賢脩政。與百姓更始。自我敗之。自我存之。亦可以
謝過宗廟。回改天意矣。高緯不然。安平無事。則狎
昵群小。恣爲淫樂。邊境告急。則携挈嬖幸。脫身遁
逃。而以危邦墜業。付諸孩孺。欲叨傳禪之美。而掩
亂亡之罪。操心如此。天理所不容也。其能免乎。假
手于周理。則宜矣。

齊上皇與后妃幼主奔青州。欲入陳。高阿那肱密召
周師約生致齊主。啟云。周師尚遠。由是上皇淹留自

寬周師奄至禽之

論高阿那肱
罪不止於死

國亡。君與用事之臣。當均其責。不獨臣之罪也。雖
然。扶世立教。臣責尤重。以享其榮祿。導於危亡。其
情不可恕故耳。高阿那肱。韓長鸞。穆提婆。三人者。
均亂臣也。而高阿那肱身爲宰相。以君餌敵。罪不
止於死。惜乎周祖之寬之也。昔慕容仁叛。魏既獲。
魏先爲斬其下之叛仁者。而後戮仁。雖周公用刑。
不越是矣。高祖何昧於此耶。他日勸進強臣。密移
周祚者。皆所委心腹之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論周制可以富民

周制度人、以上、惟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凡、九、種、餘、悉、禁、之、

民之貧有六、而侈費居一焉、上重斂則民貧、官吏貪則民貧、好用兵則民貧、未作衆則民貧、惰遊多則民貧、俗好奢則民貧、而好奢之事有五、華室屋一也、侈嫁娶二也、厚喪葬三也、盛賓宴四也、美服飾五也、皆致貧之道也、周制善矣、亦可以富民矣、兼夫四者、各爲之制、使上下有辯、多寡有數、人知所守、不敢踰越、是則利用厚生之政、而教化之本也、

史記卷第十四

讀史管見卷第十五

宋建安胡

寅著

明石張

溥閱

陳紀

高宗宣帝下

十年

上聞周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伐之、蕭摩訶獻策於明徹、明徹曰、搆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軍竟敗沒、明徹憂憤而卒、

器量之所以易滿者、志不勝氣也、能持其志、則不為氣使矣、器量之所以易滿者、識不包物也、能廣

論吳明徹器量易滿

其識則不爲物移矣。雖然，此在儒學士大夫尚有
所不能，以志識浮淺者衆也。而況於介冑之士乎。
無惑乎明徹之傾覆矣。在易之謙曰：勞謙君子有
終吉。孔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語以其功下
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
也。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猶不足觀。故晉士
燮、漢馮異、蜀趙雲之徒，戰勝攻取，淡若無事，故能
從王事而保其終。明徹獨不知此哉。夫量之可勉
而宏，非若力之難強而多也。烏獲舉百鈞，少加焉

則不勝任矣。惟量不然。志惟我所立，識惟我所廓
也。知此學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亦可至也。不
知此者，雖雄才大畧，如齊桓九合諸侯，振而矜之。
則叛者九國。曹操旣克荊州，張松見忽，則天下三
分。又況其餘乎。

周主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幘髮，仍裁爲四脚。
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
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
更改之也。用步卒而車戰法亡，開阡陌而井地法

論考古立制

綱目節錄其
文

續史卷之五

二

亡。建郡縣而封建法亡。以日易月而通喪之禮廢。從事鞍馬而轡軼之儀絕。參以胡服而冕黻不復用。尚以盃按而簋席不復施。大抵視便利爲安。日趨於苟簡。而聖王所作法象意義。不復可見。有天下者以智力得之。凡所施設。是今而非古。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者。豈不可歎之甚哉。以周家紗幘一事論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喪燕戎事。冠各有宜。紗幘旣行。諸冠由此漸廢。紗而用漆。爲兩帶上結。兩帶後垂。唐以來然

矣。此又四脚之變也。其後則又以夫垂者左右橫之。而其頂則起後平前方爲六角。若天子侍衛之近者。則又武其一脚。翹其一脚。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爲非也。至於總而簪弁。則屬之道家者流。非道家之得也。乃自老莊而後。爲之徒者。其服變革未盡。猶有古士服之餘製焉耳。治天下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必欲盡善。其必考古而立制。夫亦何獨冠爲然哉。

周宣王忌齊王憲殺之

信之難立也久矣。君臣之間將死深悲之意丁寧握手之言託以幼孤。旋即背之者皆是也。魏明帝屬齊王芳於司馬懿。曾不數年而芳廢矣。陳世祖屬臨海王於安成王顛。曾不數年而伯宗黜矣。握大權而無逼上之勢。臨大利而無歸已之念。非賢者孰能之。宇文憲少負令問。躬抱材畧。戰伐有功。事若謙謹。未嘗聞過舉。此固國之藩翰。民之仰望也。高祖既牽於立子之愛。舍憲而與贇矣。使憲有

自取之意。遵泰護累行之故。又何難焉。而恪守分義。坐而待死。所以然者。緣高祖命裴文舉陪侍齊公。有義方之訓。而憲于時有盡忠竭節之言。是故奉以周旋。不肯墜失。若憲者其賢矣哉。世衰道微。人愛其情。詭詐猜貳。以相傾奪。至於刑牲歃血。指天誓日。墜命亡氏。申固盟約。猶不能踐也。而憲以一言自許之故。矢死弗渝。可不謂賢矣乎。觀憲之能賢。益足以見贇之無道矣。

周主之爲太子多失德。王執言於武帝。武帝杖之。及

論宇文孝伯
不能處死
綱目錄其文

卽位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以軌告宇文
孝伯因言軌有廢立之謀軌遂坐誅他日周主問孝
伯曰公知齊王反何不告遂殺孝伯

昏主不必事也不免於事者事之不必深則有所
不必死若宇文孝伯以貴戚之卿膺顧命之重則
異乎外臣矣死之非難處死之難也孝伯當於何
而死贊欲殺齊王憲之時可以力爭爭而不從死
之義也旣已失之及贊欲殺烏丸軌之時亦可以
力爭爭而不從死之亦義也而孝伯於此二者咸

有失焉於殺憲也諫旣不力由此見踈思所以自
免者於殺軌也非惟不諫又贊成之將以自免也
曾不量無道之君心旣失常加以忌克而同姓大
臣居嫌疑之地有輔拂之憎難乎其以智計全矣
故如宇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能處死者也

周主自稱天元皇帝

或問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代周室賞罰君
子謂聖人以天自處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稱
天后居稱天臺制稱天制勅稱天勅杖稱天杖豈

亦以天自處耶。曰非是之謂也。苟卽名而信之。則呂政者豈道同軒昊德協堯舜乎。仲尼惟懼人之名實不相副也。故以天冠王。繫王於天。使稱之者顧名思實。則其職舉矣。周宣所僭者蒼穹覆幬之名也。孔子所云者。高明無私之理也。名不可擬而理乃可。則是理也。叙之爲五典。秩之爲五禮。章之爲五服用之爲五刑。使周宣能盡此理。于以稱天王。何難之有。惟不順乎理也。怒父杖已。恨其死晚。而五典亡矣。居喪逾年。卽恣聲樂。而五禮亡矣。公

卿已下。常被楚撻。而五服亡矣。更爲刑制用法益深。而五刑亡矣。四者皆亡。天理泯滅。下同乎物。猶有不逮。顧且以天自名。非所當言而言。宜其瘖而不能言。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爲天下者欲實副其名。惟不違於理。斯可矣。

周隋公楊堅謂李德林曰。經國重任。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

李德林文學才謀。在當時少比倫矣。然不知節義。故其所就無足稱者。事齊貴顯矣。及周主入鄴。則

論李德林不知節義

十二年

從之如水之赴壑，事周信任矣。及隋主竊國，則從之如鳥之投林，國移主易，漫無致命守死之操，有所不召，召無不往，有所不命，命無不承。方之妾婦以順爲正者，猶不逮焉。以是自將文學足貴也，人反以爲賤，才謀足用也，人反以爲疑，終見斥踈，身名俱辱，非隋文寡恩也。德林招之者有數矣。虞慶則勸隋主盡誅宇文氏，李德林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議此。由是德林品位不進。江左取國者，必殺前朝之子孫，如宋齊梁說者謂

其享國不永，由此致也。獨陳高祖與蕭梁子孫待之甚仁，而其國亦不永，何也？曰：此蔽人之論也。人之保其身者，於百骸四體五臟六腑兼所養，無尺寸之膚不愛焉，無尺寸之膚不養焉。夫然後心廣而體胖，夫豈爲心官足恃而肺腸無用，元首在身而肘腓可棄哉？人君保國，何獨不然，必也衆政備善，百度無闕，然後治道完固，禍亂不生。夫豈以一事偶合而定無窮之基，小德適中而當聖賢之號哉？虞慶則備位大臣，無奇謀碩畫以贊初政，顧請

言身管身 卷十五
除宇文氏非惟迎逢隋主忌克之心亦習聞前世
弊風以爲故常耳李德林正言而不見信者國移
君廢已無伏節死難之義而欲全彼破亡之宗宜
隋主之忽其言也若夫以書生斥之云者猾胥險
吏固疾儒士此則楊堅之本態也隋得天下無功
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
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史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
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隋以蘇威爲度支尚書初威父綽在西魏以國用不
足爲征稅法頗重旣而歎曰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
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
從輕簡

所謂世臣者非門地之謂象賢之謂也父祖旣賢
子孫克繼爲國者之所甚願矣父祖有嘉謀嘉猷
爲國者惟恐其子孫之不能嗣也非惟君之望乎
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莫不切切於是矣若前人
之所爲不善惟恐其子孫之續之也非惟君之望
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亦莫不懇懇於是矣自

論王氏之學
百世小人所

宗

熙寧革祖宗五世之政。爲開邊聚斂之事。以失民心。基禍本。元祐削之。盡復于舊。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紹聖崇觀。治改父之罪。遵達孝之文。未三十年。胡塵犯闕。兩宮北狩。中原塗炭。南北不合。其治亂之效。最爲著明。而紹述之黨。堅持其說。猶不肯變。紹興初。有一舊弼。謂予曰。元祐臣僚之子孫。必欲行其家學。而使人主不得行祖考之志。此何理也。嗚呼。自紹聖而後。言紹述者衆矣。而未有深切中的。如此言者。人主而聞此。紹述之志。豈不益堅而

憂國正論。豈復可入。所謂一言喪邦。此類是矣。夫自藝祖創業垂統。四聖繼承。天下大定。旣已熙洽。其有可損益更張者。不過太平日久。委靡頹壞。有司之事耳。以漸去之。其弊自革。而王安石欲一切改爲以從己學。此元臣故老爲國深慮者。安得不強諫而力爭也。而紹述之人。於王安石盡變五朝之政。則以爲可。於司馬光盡復五朝之舊。則以爲不可。是王安石之賢。出乎一祖四宗之上。而開基享國百年善政。曾不如青苗助役保甲之爲美也。

豈不悖哉。夫論於未然之時，而要其成敗，昧者不信，固宜也。成敗之迹已判，而猶敢顛倒是非，如舊弼之語予者，乃在戎馬生郊之後，其心亦獨何哉。彼蓋深曉王氏之學術，以適已為便，而王氏固百世小人之所宗也。其禍豈有既哉。悲夫。

隋主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為異。

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而服同一色，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僭

論隋文儉不中禮

亂由此而生矣。古之聖王，自奉儉約，惡衣菲食，而事天地宗廟，臨朝廷百官，則等級分明。故冕十有二章，黻珽幅舄，衡紕紘紕，以昭其度。藻率鞞鞞，屬游纓，以昭其數。威嚴尊重，禮無與二。然後人主之勢隆，非廣已以造大，理當然也。故晏平仲為大國之卿，一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君子譏其隘。曰：難乎為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庶人同服，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為法矣。

隋獨孤后家貴盛而能謙恭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隋主甚寵憚之每臨朝后輒方輦進至閣乃止俟退朝則同反燕寢

論獨孤后妬忌之害大

婦人有好勢位者漢和熹是也有好財賂者後唐劉氏是也有好淫佚者魏之胡晉之賈是也有好作亂者漢之呂唐之武是也若獨孤則無是四者蓋以其志趣知之不必待攝制然後見也其失德在於妬忌特甚耳帝臨朝則方輦而進俟帝歸則同反燕寢他日帝有為人主不得自由之歎是帝

之行止出入后必隨而監視之非有勢位之貪財賂之欲淫佚之過禍亂之念特在於禁切其夫其失德莫大焉隋竟以是亡妬忌之為害豈小也哉隋詔境內之民聽出家仍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論隋文踵魏梁之弊

南之梁北之魏奉佛隆謹自佛法入中國以來莫與為比矣所為如是者將以徼福也而魏與梁之禍不待其子孫於其身已及之矣此隋文耳聞未遠之監也而又踵其弊其意以謂造寺建塔飯僧

請身管見 卷十五 十一
為崇奉之事未若廣其書之為益也。故隋之世寺塔僧尼雖不若魏梁之盛而佛書乃增多流布讀之者衆則人不必造寺建塔飯僧而其害之所浸若洪水之懷襄其不及者鮮矣。然隋文亦自以為莫大之福也而其禍先及其身而徧及於子孫明效昭然而世猶罔覺邪說惑人一至於此則不若親遇桀紂其害猶小且將有除之者矣。

十四年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等並入侍疾叔陵有異志上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刀斫太子皇

後來救又斫之乳媪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免

論陳叔寶為
入輕侮有素

古之聖人莫不以身為後世法堯舜禹湯為君之法也舜禹伊周為臣之法也仲尼為師之法也顏回為弟子之法也堯禹文王為父之法也文王武王為世子之法也太子者國之儲君之貳一身而兼父子君臣之道責莫重焉武王為世子七十餘年一旦享國天下之父從之則太公是也王朝之仁人歸之則微子是也四方之友從之則八百諸侯是也使武王無孝稱無友譽有酒色悖淫之過

逸樂遊畋之愆，德善靡聞，而惡名是播，方保國之
不得，而何有於代殷？彼其風行草偃，勢若建瓴，豈
孟津三誓，牧野一言所能哉？蓋有以先之，非一日
之積矣。陳叔寶之在春宮也，藝近小人，飲酒無度，
朋淫比德，中外共知其不足以嗣承大寶，而爲人
所輕侮，有素矣。誰不萌覬覦傾奪之心，而况於兄
弟乎？是故方執大喪，猶未卽位，叔陵之刃發乎哀
次，幾不免死，僅而得生，夫豈特叔陵凶悖之罪哉？
太子有以取之矣。故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

召公述武王之美曰：惟冒不單，稱德爲世子者，成
敗之監。若此，其可易而爲之哉？

長城公

至德元年

上創愈，置飲自慶，引羣臣展樂賦詩。旣醉，召尚書毛
喜。于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上已醉，乃陽
爲心疾而出。上醒亦悔，召之，乃出喜爲永嘉內史。

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陳叔寶爲
太子，無令德，旣無其本矣。及遭非意，危得不死，能
思其故，而克悛厥心力，務自修祈，補前行之愆，以

論陳叔寶過
而不改

收將來之效，猶可以保其社稷，而有其土宇，乃於重服之中，置酒展樂，憎疾正士，益近儉人，是過而不改，無自新之意，樂其所以亡者，則何不亡國敗家之有，此初政也。而陳之不爲，陳不待卜筮而決矣。

隋主以李穆功大，詔曰：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申公自今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隋文以李穆爲君子耶，則不當以百死罪期之。今夫市巷之人，屠沽之賤，孰有人人謀逆者，舍是謀

論隋文李穆
君臣交失

逆，亦未必人人有百死罪者。正使巷市屠酤，有百死罪而不謀逆，李穆適與之比等，何足爲上公平。自古未聞但不謀逆而有百死罪，而稱爲君子者。穆果有識，豈當受此詔。受而不辭，是將以百死罪自爲矣。隋文之所以處其臣，李穆之所以處其身，於是交失矣。

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言其弊。隋主以其疏頒示四方。

辭賦本於離騷而不逮騷矣。聲韻四六本於辭賦而不逮賦又遠矣。自屈朱妙才創爲騷文而論篤君子猶不屑好焉。矧烏有亡是長楊五柞之流乎。則其失而每下者從可知也。然後世方以之設科取士於是讀書者不復講求義理惟務摘採對偶一韻爭奇一字競巧緝纘成文去本愈遠父兄詔子弟師長訓生徒皆汲汲孜孜焉不爲此則不足以收聲名躋仕路一旦得官回視曩習芻狗之不如也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人才大壞其害豈

小小哉然隋文不學故雖欲變革而不得其道以李諤所奏頒示四方亦何所懲艾哉夫理有中正無往不然爲文者華則失之輕浮質則近於俚俗華而不浮質而不俗以之事上諭下治道所貴也今隋命公私文書皆實錄將有不得於言者矣又豈通論乎。

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言聽計從

君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况於君父乎故春

秋爲尊者諱。禮記善則稱君，所以廣忠愛也。然則孔範合義矣乎？曰：爲尊者諱，諱其過失也。善則稱君，無善則不稱也。無善則不稱，有過而爲之諱，非惟存肅敬之心，乃有諷勸之意焉。是愛君之深而忠君之至矣。今範也以非爲是，以惡爲美，使其君安於失道而無天怒人怨之虞，是君之大賊，國之巨蠹，豈得與揚善諱過者比乎？其君一時順於耳契於心，而穢德腥聞，天下記之，野史書之，一夫諂言終不能掩萬世公議。然則君臣昏亂，相爲諛說，

亦徒然而已矣。或曰：成王命君陳以嘉謀嘉猷，入告而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皆我后之德也。不幾於詐僞者乎？曰：成王不敢以賢自挾，而倚重君陳，猶借聽於聰，託視於明之意也。雖然，其言則未免於滯。讀書者以意逆志可也。

三年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

論隋文當社
置倉可法

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屑。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况素無備乎。百姓知擠于溝壑而已矣。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往往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龠合之廩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

上意。不言水旱。坐視流散。無矜卹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壅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社置倉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劭農之事。輔以揀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也。庶有豸乎。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

國家大禮。莫大於事天。鸞旗法駕。袞冕鎮圭。千乘萬騎。清道而行。以對越乎上帝。其餘祀事。無得比隆者。豈非人君尊崇之極哉。而陳叔寶勸於行此。

論叔寶以小
人而乘君子
之器

惟媾遊瀆會是好于以見小人下流之態矣。以天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直則不近而近狎暱。以百姓則不恤而恤犬馬。是黃屋左纛。出警入蹕之中。居一小人焉。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其叔寶之謂乎。

禎明元年

論章華不足繼洩治之後

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廷以華素無閥閱。競排詆之。除太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切諫。帝怒。斬之。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垂亡而不諫。然有可否之

文 綱目節錄其

義焉。比干同姓之卿也。不得不諫。諫而死之。可以為仁。洩治異姓之卿也。可以去之。乃以諫死。不得為智。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聖人教後世以語默去就之法也。章華忠矣。然官非諫諍。職非御史。危言廟上。以蹈斧鉞。而其本心乃以見擯於時。鬱鬱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於直言。安得繼洩治之後乎。

二年

立始安王深為太子。深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近侍

未嘗見其喜愠。帝遇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忌怨。身居儉約。數陳諫爭。帝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

論沈后陳深
無救於叔寶
之亡

內助得人。後嗣有望。則家國無破亡之道。沈后儉約。不忌疾。能規諫。賢后也。陳深聰慧。有志操。喜愠不形。賢太子也。而不救陳亡。何也。叔寶驕淫昏溺。再戮直言。儉佞在朝。百度盡廢。亡形已決。所謂智者不能善後之時。妻子雖賢。捧土以塞孟津。夫何禦滔滔之勢哉。天無形也。而不可致其怒。民之卑

也。而不可致其怨。連年之水旱。成黨之叛賊。皆可支也。至於天怒而不覺。民怨而不知。則其亡也忽焉。如山摧土崩而已矣。

隋大舉入寇。羣臣請出師。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彼何爲者哉。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耶。帝以爲然。故不爲備。縱酒自若。

人勝險則畫地而守。敵不敢攻。且能攻敵。人與險均。則長江峻山。限帶封域。足以自保。人不勝險。則

論王氣天險
不足恃

金城湯池與平原廣野等耳。故侯景雖桀黠，豈能勝曹氏父子。任約徐嗣徽雖善伺隙，其勢力何敢望元魏盛時。乃或終身齟齬而不得度，或談笑倏忽而濟師。彼天塹一也，特有人則險無人則夷。爾方侯景之破梁也，蕭氏離披，臺城荒涼，湘東諸臣如胡僧佑輩，皆謂金陵王氣已盡，而陳高祖英武奮發，又傳數世。是王氣未嘗盡也。特有人則王無人則衰。爾且以王氣自居，則天象在南而應矣。連二年正月日食，後一年五月日食，則叔寶所宜警

戒。而若無見焉。故周有天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而周公戒成王，乃曰有夏與殷之服，天命也。皆有歷年，而我不敢知也。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是年十二月，沿江鎮戍各已告急，而陳之君以王氣自居，其臣以天險足恃，曾不閱月，身爲囚虜，不修人事，而但言天時與地利者，卽此可以得師矣。隋高潁先入建康，晉王廣令留張麗華，潁曰：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

太公斬妲己，事不經見，而於傳有之。妲己見寵於

論太公斬妲己不必蒙面

而後誅

君非由已也。而不曰無險詖之心。有警戒之道。恃寵稔惡。則其罪與廉來等。其死也固宜。太公之斬之也。亦必與衆共棄。何至蒙面而後誅之。必若此言。是太公陰悅其色。有不忍之心。抑情而行法。豈大賢之所爲哉。史家失其傳。故不可不辯。

隋紀

高祖

開皇九年

帝命高頴與賀若弼論平陳事。頴曰。臣文吏也。安敢與大將論功。帝嘉其讓。初帝之伐陳。問計於李德林。

至是欲賞之。或說頴曰。今歸功於德林。諸將必憤惋。且公有若虛行。頴入言乃止。

人之心難乎其仁也。高頴對平陳之間。歸功於賀若弼。幾於仁矣。而信或者之言。沮李德林之賞。恐其掩已。又何不仁也。勉爲謙抑。不能久假而遽歸之。功名不終。豈無因而然哉。

帝暴孔範王瑳王儀沈瓊過惡。投之邊裔。以江總爲開府儀同三司。

孔範等所謂狎客亡陳之臣也。帝旣知之。當戮于

論高頴謙抑不能久假

論隋主訓臣子敗人家國

江南乃可謝吳越之人紆百姓之怨。既貸其死，又置諸邊，刑寬而義不類矣。江總身為宰相，不親政務，惟以賦詩飲酒陪從邪暱。蓋孔寧儀父之徒，楚子不殺仲尼所非者也。乃寵以尊位，還以厚祿，是訓臣子敗人家國而無後憂也。王世充虞世基宇文士及之徒，豈無所視倣而然哉。

鄭譯請修雅樂，詔牛弘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妥自負宿儒，恐不逮譯等，兢為異議，各立朋黨，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曰：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奏上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

論隋主修樂不當舍萬寶常而委何妥鄭譯牛弘之徒

音五爾。而律呂十有二，猶十二支而配十干，所以變而下窮也。律呂陰陽也，闕一則不和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今獨奏黃鍾而不，用餘音。是有君而無臣，無民無事無物，其為君也不亦亢乎。何妥佞人也。逢迎周宣立五后者，隋文豈不知之。而命以典樂，妥能探其主猜防忌，克之微而尊隆君道，寓意於黃鍾。帝果悅而從之。遂使

古樂盡廢。後世無所攷焉。其害豈不甚哉。且禮樂歷數。有國之大事也。王澤滅息。易學不傳。有欲議禮。則紛如聚訟。有欲修樂。則諂承君意。有欲正歷。則必請殺異已者。竟不能復三代之正。况欲行先王之道乎。夫論事莫驗於成敗之效。萬寶常妙達鍾律。樂聲雅淡。必近古矣。而爲蘇威父子所抑。及太常樂成。寶常聞之曰。亡國之音也。淫厲而哀。天下將盡矣。不二十年。而其言驗。向使隋文以五音不可偏廢。折何妥。鄭譯牛弘之徒。而專委寶常製。

作雖不能救隋之亡。而先王正音。必不至泯絕於隋世矣。雖然。寶常知樂之聲音。而未知樂之道也。如知樂之道。則其將死。當以其書授之好樂者。使傳于後。而以不遇。遂焚其書。無廣博易良。油然而樂之心。故曰。不知樂之道也。

十年
上猜忌不悅學。旣任智數得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有小過失。加以重罪。每於殿庭捶殺人。

隋文將家子。其不悅學而喜殺。固宜。然古之名將。

論隋文以獄吏自爲

說文解字 卷十五
悅學而不喜殺者亦衆矣。隋文天資既薄，重以家法，是以如此。曾不知君人之道，豈文法殺戮所能成乎？知道明理，以仁存心，雖不事文法，其行事固不違乎文法也。惟以文法爲用，而不知道理，尚慘刻，妄寬恕，乃一獄吏耳。爲天子而以獄吏自爲，天下豈復有教化之功，仁義之澤？故隋之世，賢人君子，潛伏在下，而所用者多便儂皎厲之小夫。建祚不永，豈偶然哉。

楊素用兵多權謀，馭衆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四五十人，流血滿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依向，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

伐讐討逆，誅暴解紛，兵之大用也。讐未復，逆未除，暴未誅，紛未解，則有不得已而殺人者，殺敵而已。未聞司馬法先殺吾人而使之致力於殺人也。特三令五申之曰：汝不用命，予則有無餘刑；予則孥戮汝，亦以警懼之，未必誠行之也。如楊素所爲慘

論楊素慘毒
不道

毒不道，自英布彭越，猶必羞之。况韓信乎？信驅市人而戰，背水之陳，躬帥士卒，置之死地，存與俱存，亡與俱亡，固不以無撫循之素，嚴殺戮而用之也。况素部曲皆練習精銳，而所當者又纔尉遲迥、漢王諒之徒，乃殘忍如此，而後成功，稱爲名將，不亦異乎？

國子博士何妥與左僕射蘇威爭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爲太子舍人，與妥議樂，各有所持，詔百僚署其所同。同夔者十八九，妥怒，遂奏夔與權吏部尚書盧愷郎中薛道衡共爲朋黨，威坐免，愷等除名。名士坐者百餘人。自周宣以來，選無清濁，及愷與道衡在吏部，始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

論何妥有小
人得君之術

隋朝朋黨之起，由何妥、蘇夔議樂律，而盧愷、薛道衡別流品，文帝不能察也。樂律固所難知，然夔掩抑萬寶常而伸己學，則何怪乎妥之排己而自伸也。夔雖不如寶常之精深，而並用衆律，猶未若妥之甚失。至於甄別流品，乃銓衡之要務，君子所是，而小人所非。隋文兩俱不察，惟妥之信，則以獨用。

黃鍾之謠深入其心終不忘也而使朋黨獲譴者至百餘名士甚矣。安有小人得君之術也。人君之甚惡者莫如朋黨。惟與小人合則好聞朋黨之言。而賢人君子罹朋黨之禍。而小人陽離陰比。內親外疎。實爲朋黨者。人君不得而知也。此自古之通患也。

十四年

關中大旱。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腐雜糠。上流涕自咎。爲之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朞。親帥民就食洛陽。

論隋文勉勉於假仁

生育無不至者。君子善推其所爲。老幼吾之老幼。以及人之老幼。民亦咸備其澤。以力假仁。則其施有作輟。其濟有方所。不仁之人。其視身與百姓。猶金之於石。火之於水。不相涉入。漠然而已。隋文閔饑。感動其心。至於流涕。不御酒肉。至於一朞。勉勉於假仁。亦可以爲民之父母矣。比之實不憂民而外爲文具。今日下寬卹之詔。明日放勸農之令。而牧民者貪虐掊克。以奉交征之意。自如也。豈不遼然。大有間乎其致。開皇富庶之俗也。宜哉。

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饑閉糶除名遂終身不用皇太子言其有佐命功上曰微此數人吾不至此然皆反覆子也。

論隋文本心未嘗亡

隋文之初假黃鉞督中外也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東宮召公卿謂曰求富貴者宜相從往往偶語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遂莫敢動至東宮門者不納賁叱之門開得人賁遂典丞相宿衛故隋文之篡鄭譯劉昉盧賁之功爲大若李穆則效忠于外庾季才則談天子內李德林則奉命于已

綱目節錄其文

然皆不若三人經營計畫之多也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隋文固險黠忮忍而其本心則未嘗泯亡方其圖集大利以權數相須則攘臂褰裳爭先相附者爲能及夫所欲既得而反思可否則潔身顧義不預危事者爲是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賁廢死劉昉極刑亦可爲傾覆輕薄厭常爲新者之深監也。

十五年

相州刺史豆盧通貢綾文布命焚於朝堂

論焚其物不若治其人

以華侈蕩上心人臣之大罪也當治其人以勵其

讀史管見 卷十五 二十七
餘猶恐有不戒者。今第焚其物而闔畧其人。夫人有心而物無知者也。何刑罰之不類乎。然古之人君若此者數人。豈以爲是而相因耶。抑所見偶同也。其意亦以謂焚去華侈。可以訓儉示俗。而效貢之人其心亦何惡焉。審出於此。人將窺見其微。不從令而從意。他日所獻必有甚焉。而人主之心不能常也。有時而入之矣。故曰焚其物。不若治其人。之爲要也。

平七年 帝嘗乘怒欲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曰。季夏之

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行。何不可之有。

則天而行。人君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盛。由此而已。隋文所言。大哉王言也。而其事則非也。憲天者。以慶賞法春夏。以刑威法秋冬。以當理法其無言。以至公法其無私。以盡下法其自民。以不息法其行健。如此之類。乃則天之道也。雨露猶人君之惠澤也。雷霆猶人君之號令也。生成萬物之時。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乘怒殺

人其違天多矣。惜乎趙綽之不以是對也。或問雷
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
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
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
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起之難信也。
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
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
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
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

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
有跡。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
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
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
殺人者。何謂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
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
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虺飛騰之狀。何謂也。曰
光之發也。惟光爾。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
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此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

不以理推必入于幻怪偽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秦王俊在并州奢侈越度盛治宮室多內寵其妻崔氏妬於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上以俊奢縱免官賜崔氏死劉昇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上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

古者刑典於衆庶所犯則有贖於親貴所犯則有議天子之子固異乎臣下之子矣故公族之罪也。

論秦王俊者
獨孤后所深
惡

不以犯有司而刑之于隱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而不肆諸市朝亦爲之素服居外不聽樂爲骨肉之親也是故觀舜之處象則知父之處子矣隋文以法律從事無義方之教由不悅學問故耳秦王俊好奢而峻宇非大罪也正在所訓者一不從則責其傳再不從則削其祿三不從而後可免其官豈有素不訓戒遽加重黜使罪有大於好奢峻宇又將何加以愚觀之隋文怒俊特不在是正以俊有嬖妾孽子爲妻所毒此獨

讀史管見 卷十五
孤后所深惡者宜隋文之肖之也

十九年

詔選東宮衛士入上臺高頰曰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弱上作色曰我有出入故宿衛須勇毅太子毓德東宮何須壯士此極弊法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頰子娶太子女故上以此言警之

論高頰不學

隋文爲帝王高頰爲宰相而皆不學此傳說所謂非所聞者宜其處大事而謬於理也康王爲太子嗣位之時太保召公命仲桓南宮毛及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往逆以入以此見古者東宮

未嘗置兵矣不爲之選擇端良師傅教以孝弟忠信而多置兵此禍亂之本也頰不知楚商臣宋元凶之事而欲東宮有強卒不監文帝以后戚移周鼎之轍而爲東宮論宿衛處人父子之間猶正墻面而立自處君臣之際猶擿墮索塗而行言不信而行見疑橫被廢黜自取之也

牛弘爲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慎審所進用多稱職

世俗之見皆謂有才乃能稱職德行非所先也苟

論德行足用

務求德行以濟世務是以鼎而支奔轍以驥而守
門戶執圭佩玉而馳逐趨走安能勝乎敗國殄民
者率由是言矣夫莫難得乎民之敬恭其上莫難
得乎民之不欺其君莫難得乎民之各勉其事季
康子欲致此而其道無由也問於孔子孔子曰臨
之以莊則民敬矣示以孝慈則民忠矣舉善者以
教不能者則民勸矣不特是也凡問爲政見於論
語所載孔子一以躬行身率誨之曾不及政刑法
令之具而貴捷給辨治之才孔子豈不通世務固

使人尚樵樸取魯鈍以從政哉深思其故而考其
事則知世之爲姦爲貪要功生事上逢君惡下爲
民蠹者非有德行之人乃有文才之士也牛弘之
智未必及此然當是時隋文以吏道爲君正才能
馳騫之時而弘所見乃爾卓異且其所用德行之
人又多稱職亦可信德行之足用而不必才能之
爲貴矣又况能廣求賢人舉而加諸上位使表率
能者其效爲何如或曰孔子歎才難而今不以才
爲尚不亦異乎曰才者爲善之具也如舜之五臣

周之十亂皆有聖人之才。而行聖人之道者也有才而不爲善。猶駿足之馬而駭輿泛駕。是棄才也。孔子所歎以謂人之有才。必如此十五人者然後無失。則信乎才之難矣。故曰雖有周公之才美。而驕且吝。亦不足觀也。不驕不吝。惟有德爲然。有才而不爲不善。非德勝不能也。然小人往往有才而不知修德之方。厚於德而短於才者。固小人之所鄙笑。而人主所宜辨也。不能辨此。此治亂之分也。秦王俊薨。上哭數聲而止。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

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羣臣奏稱漢之栗姬子榮。郭后子疆。皆隨母廢。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國宮爲喪主。

甚矣隋文之不仁也。秦主俊奢靡之過。亦富貴者常態。未足深罪。正在所訓勅使之知改而已。何至一怒不解。忍視其死。而無哀戚之情乎。人之至情。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已之子則厚乎人之子矣。而蔑棄恩義如此。率天下而路也。

何以使其子相友愛而生孝慈哉。史書並記善惡，以垂勸戒，非求名而可得書也。有善可紀，自然傳矣。隋文以此論史，意謂所載皆人之求名者，何所見之狡且鄙也。漢栗姬子榮，郭后子彊，未嘗隨母廢。母爲帝后，則子爲皇太子；母爲王后，則子爲王世子。安在其不得承嗣哉。羣臣希旨妄奏，而隋文聽之，皆由不學，遂爲世笑。夫母以罪廢，而子無罪，猶不當廢其子。故孔氏三世出妻，而其子爲後。自若，此家法也。母廢死，非其罪，又併廢其子，且使國

官爲喪主，於禮則無稽；於律則無傳，而隋文行之，此特老胥慘刻侮文之所爲耳。

冬至百官詣太子勇，勇張樂受賀，上怒，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嶽牧正冬朝賀，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是漸生猜沮。

有天下國家者，莫先乎定禮制。隋文建國，至是二十年，乃不爲東宮定常行儀式。太子無過人之資，安於僭差，不知其非其失在朝廷矣。則宜以漸變更，使情與事愜，然後父子之恩不薄，而君臣之分

論隋文任術
數而不習義
理

讀史管見 卷十五
以明乃遽下詔書驟加削損自生罅隙為讒賊之
招開覆亡之禍良由自任術數而不習義理豈非
後世之戒哉。

勇多內寵獨孤后不平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惟與
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稱廣賢大臣用
事者廣傾心與交雖婢僕亦稱廣仁孝上幸其策廣
屏匿美姬惟留老醜者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
絕樂器之絃不去塵埃上以為不好聲色還宮甚喜
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

論隋文昏蒙
障塞

堯舜文武皆以聰明稱聰者無所不聞又聞於無
聲明者無所不見又見於無形如此斯可以為天
下主矣古人有云堂下遠於百里門庭遠於萬里
為深居九重勢高而踈也雖聰明而不敢自以為
聰明方且正心誠意循天之理而寄視聽於正直
忠良之士以明四目而達四聰然後天下之事萬
物之微無不昭晰而無能蔽之者隋文以苛察為
能而不明正理以術數自用而不博眾謀故為人
所欺而罔覺莫愛於妻而妻欺之莫親於子而子

欺之莫信於大臣而大臣欺之譬如聾瞽之人受玩股掌之上不亦可笑之甚哉父子雖異宮踈昵雖殊情然子生庶孽而殺之有侍姬而匿之好絲竹而掩之而已皆不得知焉則朝廷之間畿甸之外又安得而知之其昏蒙障塞一至於此雖使夏啟周釗居元良之地亦將不免又况如勇者哉上令善相者來和視諸王對曰晉王貴不可言上問韋鼎曰我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所知也上笑曰卿不顯言耶

論隋文自爲禍

莫貴於皇太子矣尚何相其容貌莫定於父之統君之貳矣尚何問其嗣否未之嘗言也而有此意焉彼姦人桀黠固已深探其意而逢迎之况發問至于再三乎劉子政有云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隋文猜沮已萌故獨孤后之譖愬行于內來和韋鼎楊素袁充元胄之誣罔行于外公卿近臣曾不諫止獨元旻楊孝政二人以爲不可亦安能救市虎之衆哉地必卑窳而後水潦聚氣必壅底而後癰疽出小人雖可惡其禍則文帝自爲耳

廣與宇文述素善，以奪宗之策問之。述曰：能移上意者，惟楊素耳。述與其弟約相厚，請見約共圖之。廣大悅，述以晉王之意說約，約以白素。素大喜，撫掌曰：吾智殊不及此，賴汝起予。

論楊素惑于邪謀

楊素非特勇將，蓋亦知書。與懵然武夫有間矣。既有殊功，又位上宰，君所信向，太子廢立繫其一言耳。若明大義，聞約之說，登時發覺，執宇文述歸諸司寇，顯加鞫治，請正典刑。一舉而太子安，邦本定，藩王窺覷之禍息，大臣匡輔之功著，豈不美哉。萬

分一有，如不濟，正諫而死，亦無愧矣。乃惑於邪謀，顧私而動，既亡人國，又殄其宗，嗟夫。素所謂智不及此者，非不能及於惡也，乃不能及於善耳。豈非人臣之大戒哉。

論獨孤后妬其子之有妾

素入見后，盛言太子不才，后遺素金，使贊上廢之。行貨薦昧，小人之事，或以干進，或以免禍，變亂黑白，移易是非。自古有天下國家者，所深惡為其末流，至於販君而賣國也。故受昧之罪，有至死而不赦者。則未聞為人之母，妬其子之有妾，怨毒憾怒。

如非已出。而納賂於權臣。使說其君而廢黜之者。妬心一發。若崑岡之火。不可撲滅。其烈如此。夫虎豹食人而不食其子。人莫不愛其子也。而婦人尤甚。今以妬忌之故。虎豹之不如。而或猶稱獨孤后。爲賢能。佐隋文取天下。豈未嘗考其心術耶。勇憂懼不自安。上知之。使楊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素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不平。形於言色。素還奏。勇怨望。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加誣飾。上遂疎勇。

論隋文帝信
諛獨孤后長

告

隋文於勇之事。其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失愛而疑之。素不當信也。以久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忠信可使之入乎。而使素往哉。素至東宮。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畧。臨敵致師之術。柰何施於國儲君副乎。隋文聞其譖毀太甚。心亦致疑。而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慮。自此勇之廢黜決矣。詩不云乎。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其隋文之謂乎。又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其獨孤后之謂乎。悲夫。太史令袁充言：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

論袁充奸邪
在楊素之右

袁充職在占候，既觀天文之異，其日歟，月歟，星辰歟，必有可指者。昭昭在上，惟無目則不能見焉。乃泛然而言，不端陳其事，其矯誣上天，姦邪大惡。又在楊素之右矣。而隋文和從其說，謂玄象久見者，蓋自喻也。又比殺戮於雷霆之意耳。君臣以深情相中，而以天文相質，悖理如此，何以克享天心乎。

廣賂東宮，幸臣姬威令告太子過失，威從之。上怒，九月壬子，御殿集百官，責東宮官屬。令素鞫，莫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十月乙丑，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宣詔廢勇，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出。左右莫不閔默。

論隋文心術
如獄吏

王者聽刑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其中。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其趣，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其情。獄辭既成，史以告于正，正聽之矣。乃以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矣。乃以告于王，王尚不敢決也。命三公參聽之，三公僉以

論身管見 卷十五
爲成矣。王然後制刑。其審如此。今隋文於太子。專用楊素。姬威文致之言。卽加訊鞫。陳兵列衆。脇而廢之。蓋隋文心術。如狡慘獄吏。平日以此鍛鍊無辜者。楊素得其微而逢迎之。故以世嫡之重。天下之本。萋斐動搖。如拉枯朽。表之所示。影之所從也。其刑之施於子者如此。則他可知矣。家國之亡。豈特煬帝之罪哉。

上切責東宮官。洗馬李綱曰。太子本中人。鄉使擇正人輔之。足嗣鴻業。乃以唐令。則鄒文騰爲庶子家令。此二人惟知絃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是邪。上不悅。

論李綱不勇
決

東宮失上后意。宇文述締交楊約。而楊素傾搖東宮。亦已久矣。播揚失德。非秘事也。李綱身爲宮僚。安得不知。雖在下列。均於所事。盡具以所聞奏白于上乎。及九月壬子。上御殿。宣言鞫治。至十月乙丑。猶十有四日。雖事已危迫。尚可進見。而綱亦無所陳論。及儲后已廢。唐鄒已誅。乃始稱太子之資才。列二人之邪諂。以咎廢立。夫何益矣。原綱之失。

非智之不及也。特不勇決而已。

十一月戊子，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囚勇於東宮，付廣掌之。

論隋文自召
大禍

異莫異於天地之變。地震必有方所，見於漢魏至六朝，其大者不過二十餘州，亦極矣。未聞方輿盡震也。地者子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其震之日當太子初立，不在前後與事相符。四海九州同日而震，其變大矣。其爲厚載不寧，將有傾側之象，亦著矣。且天無廢太子之文，姦諂妄言而隋文信以爲

實地有不當易太子之異，蕩搖隍杙而隋文漫如不聞其於天地尚如此。設有強諫，必不從也。假如故太子誠以罪廢，屏之遠方可爾。而付今太子掌之，是弟囚其兄也，弟而可以囚兄，則子制父何難焉。他日帝疾病，上臺宿衛，與後宮妃嬪盡見屏遠，遣腹心入侍，而大禍倏興，蓋自文帝召之矣。故曰其所由來者漸矣。

房玄齡杜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曰：異日必爲偉器。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

才必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隋文以詐力當天命，無人物之鑒。高頴在當時爲第一流，旣以讒廢，牛弘、李綱不敢批逆鱗，嬰酷虐之鋒，自餘無聞矣。然一世之人，如一世之物，各足以周一世之用。故藥之空，青玉札、寶之金珠犀象、木之梗楠豫章，未嘗聞前代期費，而後代無有也。人材者五行之秀氣，五行與天地無窮，則秀氣亦安有終極哉。特在上者無意於用之，而不求耳。大唐開基，以至太平，房、杜之功也，而二人生於隋世。

已登仕版，文帝果可與有爲。若二人者，亦豈肯埋光鏟采，碌碌下僚而不願聞達哉。後之人君讀史至此，當起汲汲求賢之意，要天下之仁人君子，皆爲我用，而猶未以爲嫌，是則永世永年之道也。

元壽元年

太史令袁充奏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二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京房曰：太平日行上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景短。

論人君當汲汲求賢

詩史管見 卷十五
日長振古希有上悅於是改元仁壽以取日長之意也至於百工作役並加程課

論內不足者
甘受佞人

道德備者喜聞規諫內不足者甘受佞人夫佞人之爲諂言也稱其所無者貪則譽其廉汗則誇其潔慘酷則謂之嚴斷苛察則謂之詳明而內不足者以不足爲歉也是以樂入其說不復計是非虛實也景短日長之論豈待聰明然後能辯也而文帝信之夫日一日一周天其度三百有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可過也若有長短則月之應日以

死生星辰之隨天而進止皆當與日同其晷刻則四時寒暑皆不當序而造化之功紊矣是故君子有言凡人居覆載之內而不識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在照臨之下而不識日月之所以爲日月蚩蚩之民何責焉學者如是其闕大矣又况於人君乎今也爲人所欺如玩嬰孺由不學故耳故學者人君之急務也

柳述尚公主爲兵部尚書怙寵使氣帝問韋雲起外間不便事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徒以主婿遂

居要職亦不便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後有詔內外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韋雲起譏論柳述而述舉爲所知，其誠心服義歟，未可知也。其矯情要譽歟，未可知也。然聞過被劾，而能不忿不怨，稱而達之，如出於誠心，可不謂之賢矣乎。如出矯情，可不謂之勉於善乎。是皆可師也。

獨孤皇后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襪裹而納之。

論隋文不能
察子

世無安而行之之人矣，得見利而行之者斯可矣。世無利而行之之人矣，得見勉强而行之者斯可矣。勉強之行，若矯若僞，是故輕薄子之所譏議訕笑，以爲禹行舜趨者然。其譏議訕笑，亦未可全非。以世有其人，如隋煬帝是也。故夫君子小人之辨，矯情飾貌，而趨向在善，謂之勉強而行者，矯情飾貌，而趨向在惡，此乃少正卯之徒，聖人之所必誅。

而不赦。豈得與勉強爲善者雷同而論哉。煬帝深
知父母忌克妬害。有成心。易欺罔也。故匿姬妾。殺
庶子。去聲樂。尚儉素。以中母意。而傾東宮。則又造
孝思爲哀戚。盛擗踊。假毀滅。以中父意。而固其位。
而隋文一不能察也。嗚呼。知人實難。矧曰愛子。以
帝乙之賢。尚蔽於紂辛。而况隋文。又何責矣。夫惟
帝堯心如明鏡。廷臣以啟明譽丹朱。而堯以嚚訟
知其惡。天無私覆。日無私照。其萬世帝王之法歟。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俊。

逖相攻奪。毗患之。後因諸酋長以金遺毗。毗曰。此物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一無所受。於是蠻夷感悟。遂不
相攻擊。

黃金天下之寶。人所欲也。盜賊則攫之。貪夫則藏
之。夷狄則爭之。介人則遠之。豪士則散之。仁人君
子所欲不存焉。梁毗者。其張奐之流歟。知廉清之
可以服貪爭也。一無所受。而諭以怨隙之所由起。
不獨言教。且以身率。雖夷狄尚且感悟。而攻擊以
消。况於昭儉德以照臨百官。其效當如何。彼新室

論梁毗者張
奐之流

之櫃。武陵王之篋。畜之無厭。祇以賈死。亦獨何哉。而以富不可忽。誨人也。

三年

王通詣闕獻大平十二策。上不用。罷歸。

論王通為儒而不知道

伊尹於湯無素也。感其三聘。然後萌幡然之心。伯夷太公於文王。非相邇也。聞其養老。然後有歸乎之歎。孔明之於先主。昧平生也。蒙其枉駕。然後起感激之意。所謂待時而動。樂則行之。大人之事也。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與之言。皆

綱目節錄其文

不足以為智。將何處乎。孟子曰。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也。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抑亦異乎不召之臣矣。且隋主以篡奪得國。而君臣之義。盡為妻所鉗制。而夫婦之道乖。以讒言廢東宮。而父子之恩滅。此三者為天下本。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乎。于時賊嗣胎禍。忠臣踈斥。四海之勢。駸駸潰敗。而通方談太平之策。豈直不能見

幾蓋亦不能睹形。殆類一腐儒耳。是何也。此爲儒而不知道之蔽也。或問自秦漢至五代千三百年知道之儒有幾人。曰難言也。學問之富。德義之修。節行之高。則多有矣。盡見道體。臻其蹟奧。言之而當。行之而允。非得其傳者。孰能與此。姑列其降者。荀况。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章章著矣。况也正而失之駁。舒也粹而失之泥。雄也潛而失之懦。通也懿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董子有云。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前讒後賊。不能見也。必蒙首惡之

名。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守經遭變。不能處也。必陷誅死之罪。又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之格言也。而其事君則納忠。行已則守禮。表章經術。而黜滅邪說。其功不在孟子之下。此董子之善行也。韓子有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韓子之要語也。而其事君則直言。守道則不惑。力排釋老。以扶皇極。其功亦可亞於

仲舒此韓子之勤力也。故董氏韓氏比之三子爲
又賢焉。荀卿尊仲尼而非子思。賢子弓而毀孟軻。
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正而駁。歟子雲用心於內。
其思深沉。凡所立言。依倣大訓。而莽賢之際。黽勉
苟容。非潛而懦歟。文中子讀書談道。躬耕自娛。累
徵不起。而於隋文說非所說。於述經作非所作。非
懿而陋歟。而三子立言可爲法於後世者。益又鮮
矣。此五人者。皆希慕洙泗。不甘於弟子之列者也。
而成就止此。况訓詁箋註之流乎。以是知學之不

易爲也。今夫奕之爲數。小技也。射之爲事。末藝也。
而有無敢與戰者。至於斲輪削篋。操舟之工。刻楮
刺文。繪事之巧。累丸升竿。承蜩履稀之習。是非有
道德之意。仁義之旨。及其精能之至。則疑於不可
思度。而况人之所以爲人。有大於此者乎。老氏知
之。故有真以治身。土苴以爲人之說。而其所謂真
者。未免一曲之蔽也。佛氏知之。故有不立文字。指
心見性之傳。而其所謂性者。未免背理之失也。雖
然。其指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得其宗者。方且師表

一世輕賤儒術。自以爲道之所在而業儒之士平日專精乎誦數。刻苦乎詞藝。以多聞博識爲淹該。以辨析同異爲詳審。或記謚族譜系之差殊。或考郡國方物之名數。是皆不足以爲已設。問以默而識之者。何所識。欲自得之者。何所得。行藏有是者。何所有。卷而懷之者。何所懷。感而遂通。何以爲寂然之易。無聲無臭。何以見文王之孚。則意塞而莫通。舌舉而莫對。乃反僕僕數拜於浮屠氏之前。面壁灰心。身若槁木之枝。以求其所謂一超頓悟者。

沒世窮生。泊然兀然。竟亦無得也。爲儒至此。曾不如向之工巧技藝而造其妙者。不可深思而求其故乎。子雲諸人亦可謂豪傑自立者矣。其於孟子蓋未能窺其藩而齊其蔽。又况於孔氏乎。彼顏回高堅前後之嘆。子貢立行來和之稱。子思明動變化之誠。孟子不可知之之聖。豈徒爲空言而終不可至乎。告諸往而知來者。豈不在於求仁而得仁乎。亦信子雲諸人未嘗從事於斯乎。亦知孟子之後復有得其傳者乎。夫口耳章句紙上語。何足以

入德乎歸而求之有餘師。又何必舍中國而從夷狄之教乎。

四年

上寢疾於仁壽宮。楊素、柳述、元巖入閣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見而大恚。陳夫人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上怪其神色有異。夫人告曰。太子無禮。上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爲詔。楊素走白太子。太子矯

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聽宇文述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

論隋文信所
不當信疑所
不當疑

隋文於故太子勇睽疑之極。故嘗言自仁壽宮還京師。如入敵國。他日又言畏其加害。如防大敵。然勇實無是也。未嘗如元凶劭之享衛士。未嘗如朱友珪之結統軍。大索東宮。纔得取火槐木數千而已。而以今將被廢。勇不能司伸也。卒之追宮甲帖。禁衛盡出後宮。獨留心腹侍疾。而帝暴崩者。乃獨

孤后所謂大孝愛之晉王。而隨文信之立以爲嗣
者也。莫親乎父子。莫近乎父子。疑所不當疑。而加
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弑殺之禍。亦可
爲聽牝雞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永監矣。柳述元
巖親逢事會。此于載一時也。則當白帝併召楊素
楊廣入閣。當帝前質問陳夫人。明正其罪。降詔廢
廣。熟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命子孫之賢
者。素若不從。請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矣。乃
出阻。詔受制於賊。俄傾之間。轉福爲禍。述巖死
有餘責矣。故曰知幾其神乎。間不容髮之時。應而
不失其知幾乎。

不夫其映鐵守

有翁責矣是曰映鐵守

